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新华文化

2023年·第6期·总期: 166 + S\$5.00



蔡适吉

舞者需要天分+努力+坚持

- 乐坛上的不倒翁——李煜传
- 以信仰之名绘画——画家陈国士记略
- 一腔诗情在岛国——蔡欣专访
- 亚细安班吉艺术节纪实
- 郭振羽：寻找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春到河畔 River Hongbao 2024

滨海湾花园
@ Gardens by the Bay
8.2.2024 - 17.2.2024

活动亮点 Highlights

- 大型工艺彩灯 Dazzling Giant Lanterns
- 精彩舞台表演 Stage Performance
- 年货市场展览 Chinese New Year Market Exhibition
- 美食街 Food Street
- 游乐嘉年华 Amusement Rides

入场免费
Free Admission

www.riverhongbao.sg

 @RiverHongbaoSG

 @riverhongbao



Organisers: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中文 華文 媒體 集團 Chinese Media Group

 Singapore GARDEN BOARD

 People's Association

Supported By: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CULTURAL MATCHING FUND

Media Partners:  聯合晚報 LIANHE EVENING PAPER

 新報 SINGAPORE FREE PRESS

 UFM 100.3

 96.3 FM

Venue Partner:  滨海湾花园 Gardens by the Bay

Event Management Company:  GP99 Associates



编辑语

文·谭瑞荣

2023年·第6期·总期：166

什么是“新加坡华族文化”？这是笔者在审稿时常涉及到的问题。定位于弘扬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源》杂志，自然常收到与此命题相关的文稿。比如：有学者在论述“新加坡华族舞蹈”时，将其描述为源自中国中原地区的，非少数民族的舞蹈。我想：如果能够先有什么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以下简称“新华文化”）这一清晰而明确的“上位”概念，那么什么是“新华舞蹈”、什么是“新华音乐”、什么是“新华戏剧”，乃至什么是“新华文学”这一系列“下位”概念，都会比较容易疏理和定义。

因此，笔者就尝试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负责人沟通、向本地学者请教与寻求协作，于是“何为新加坡华族文化？”“如何建构新加坡华族文化？”这一议题就由《源》杂志编辑部正式立项。

有学者说：这是需要大学团队才能完成的课题，你们一个小小的编辑部有这个组织能力吗？我想：我们不一定要求专家学者都去建立理论框架，从纯学术的角度来构建严谨的科学论文，学者或专家们可以从自己的研究方向、专业范畴、学术领域、工作及生活环境等视角来漫谈。这样既可避免工程浩大、细节繁琐、周期冗长的理论研究，也能敞开心胸、各抒己见、轻松撰稿，反而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和讨论。

在这里，我谨代表《源》杂志编辑部，向在百忙之中仍不吝赐稿的各位专家学者表达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因为，你们不仅在支持《源》杂志，更重要的是：你们是在为“新华文化”大厦添砖加瓦。

从本期起，我们正式推出“新华文化”栏目，并在封面特别设计了一个“新华文化”的标志。此举除了以表本刊对该专题的重视，也能给有兴趣的读者查找和阅读提供明确的标识。另外，我们也将书写和记录本土当今人文景观的专栏，组成“当今人文”版块，以便读者浏览和查阅。敬请关注，欢迎反馈。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编辑顾问■

吴绍均 方百成

■编辑委员会■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陈嘉琳 陈煜
叶舒瑜 王书雅

■总编辑■

谭瑞荣

■副主编■

欧雅丽

■英文校对■

李亦欣

■总代理兼发行■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设计、分色、承印■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出版准证■

ISSN 2382-5898
MCI (P) 049/02/2023

■出版■

2023年12月

目录

- p 4 炊烟岁月 刻骨铭心的面条 尤今
- p 6 星洲回眸 以新加坡为据点
与达尔文推出《进化论》的华莱士 刘家明
- p 10 吾乡吾厝 源起太原：新加坡的两家闽籍王氏血缘机构 陈煜
- p 14 文坛掠影 一腔诗情在岛国 齐亚蓉
—— 蔡欣专访
- 18 戏如人生 蔡适吉：舞者需要天分+努力+坚持 章秋燕
- 22 余音缭绕 乐坛上的不倒翁——李煜传 郭永秀
- 26 艺术长廊 以信仰之名绘画 赵宏
—— 画家陈国土记略
- 31 狮城艺事 亚细安班吉艺术节纪实 蔡曙鹏





p.14 文坛掠影



p.22 余音缭绕



p.36 新华文化

- p 36** 新华文化 寻找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郭振羽
- p 40** 旧貌新颜 芽笼士乃: 马来人心中的文化纽带 李国樑
- p 45** 最爱书房 山村回荡着赤道的风 庄永康
—— 悼方然
- p 47** 艺文脉动 百年三江会馆 唱响越韵新声 欧雅丽
- p 50** 总会专递 最后一届“杰出会馆奖”获奖名单揭晓 欧雅丽
- p 56** 医药保健 血虚证? 要懂得自我调理 李日琳
- p 58** 仿佛风 我会保护你 黄楷婷
- p 59** 宇宙的真理 蔡菱恩
- p 60** 恋爱的味道 禹鹏
- p 60** 峇峇屋 隋欣格
- p 61** 本土文学 不见的神像 曾国平



文·尤今

那一天早上，母亲从菜市回来，菜篮里有着几把黄澄澄的面条，还有一听猪脚罐头。我探头一看，整张脸霎时变成了一块冰糖，亮晃晃、甜滋滋的；感觉上，干瘪瘦削的日子立马变得肥头大耳，无比滋润。

那时，在怡保，父亲工作不稳定，一家子活在贫穷的犄角旮旯里，三餐都是因陋就简地解决的。然而，只要手头稍稍宽裕，母亲便会炒一锅罐头猪脚面条给我们解馋。在那捉襟见肘的时期，这样的享受是不多的。

事事寻求完美的母亲，即使是炒面这一桩简单的事儿，也是不肯马虎的。她先以肥肉熬出金黄灿亮的猪油渣，搁置一旁，再为豆芽冲凉。怡保的豆芽水分饱满，一根根胖嘟嘟的，十分可爱。青葱切粒、辣椒切丝。面条烫熟，

捞起来过凉水，沥干水分，拌入少许猪油，使面条不会粘结。在大锅里将油烧热后，倒入豆芽、面条、罐头猪脚，快速翻炒，起锅、盛盘，撒上葱花、辣椒丝、猪油渣。

黄色的面条、褐色的猪脚、透明的豆芽、艳红的辣椒、翠绿的青葱，啊，好一个活色生香的调色盘啊！

猪油那浓稠的香气像泥鳅，活泼地在面条与面条之间钻来钻去，大家埋头专心地吃盘子里层峦叠嶂的面条，局促的空间内，很响亮地发出了吸溜吸溜的声音，啊，那真是一种非常幸福的声音。吃完后，打一个油香满溢的饱嗝，觉得自己就住在桃花源里。生活，可以这样的简单，又这样的斑斓。罐头猪脚面就像是一盏灯，当它在晦暗的日子里亮起时，所有的坏心情都飘走了。

婚前生于富户而尝尽山珍海味的母亲，对于婚后只能偶尔让她亲爱的孩子以廉价的罐头猪脚炒面条来抚慰辘辘的饥肠，她心中不是没有感触和感慨的，可是，当爱像强力胶般把一家子紧紧地粘在一起时，就算再苦，她也甘之如饴。再说，她一直坚信她只是暂时处在黑暗的隧道里罢了，一旦勤奋的父亲引领生活的列车冲出隧道时，蓬蓬勃勃的阳光就会以微笑的姿势等在出口处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她常常对生活 在贫困里的自己说，也对我们说。陆游的这两句诗被她像打壁球一样在我们的耳膜上左右来回地弹来弹去，早已被我们奉为圭臬。所以啊，当酱瓜白粥和猪油拌饭让我们舌头生茧时，她便以罐头猪脚炒面来安抚我们的味蕾。对于罐头猪脚炒面，我们因此有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喜欢和憧憬。

从怡保移居新加坡后，父亲事业顺风顺水，生活像是注入了水分的海绵，逐渐饱涨、饱满。

有一天早上，母亲从菜市回来，菜篮里有着几把黄澄澄的面条，还有一听罐头。我探头一看，心里好似拽着了一朵云，忍不住衷心赞叹：哎哟，生活居然可以如此慈眉善目——母亲买的是罐头鲍鱼，墨西哥牌子的，市面上最好、最贵的那一种，也是爸爸最喜欢的那个牌子。

母亲用一只老母鸡熬出浓稠的鸡汤，把豆芽和面条烫好，加入热腾腾的鸡汤，上面铺满了切片的鲍鱼，撒上葱花。我们用筷子夹着面条吃，任由吞吸着起伏波浪的鲍鱼带着我们到深海遨游。宽敞的屋子里回响着吸溜吸溜的声音，啊，那真是一种幸福的声音。此刻，看着我们欢喜地吃着鲍鱼汤面的母亲，脸上露着恬然的微笑，我肯定，她一定在心里默默地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话说回来，在我记忆中，当年住在木屋里，当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罐头猪脚炒面时，母亲脸上也有着一模一样的笑容。我想，在她心目中，不管那面条配搭的是罐头猪脚还是罐头鲍鱼，都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爱心面条”。不管日子过得多苦，只要有爱，便能在生活里咂摸出一丝丝甜味来。

成长以后，我才知道，不但家里有爱心

面条，社会里，也不动声色地蕴藏着“爱心面条”。

那天，我和好友阿展去吃那摊脍炙人口的叉烧面，吃着，吃着，阿展突然动情地向我忆述了一桩陈年往事。

读中学时，他父亲失业，在贫穷的夹缝里苟延残喘的母亲，无法挤出多余的钱给他买午餐，每天上学，仅仅给他两片面包，撒点白糖，让他就着自来水，草草果腹。

他对我说：

“不曾试过饥火中烧的人，绝对难以想象饥饿的可怕。起初，你看到什么都想吞，桌子、椅子、书包、铅笔盒……甚至，风和雨，你都想吃想喝。接着，痛来了，就像有人在你空得像荒漠的胃囊里挂了个鱼钩，死命拉、死命扯，每一寸的胃壁都在狂喊着痛啊痛！母亲教我，扭开水龙头灌自来水喝，喝喝喝，胃囊沉甸甸地装满了水，便感觉不到那要命的痛楚了。可这时，整个人都变得恍恍惚惚的，头颅超重脚超轻，又哪来的精神和心思去学习！”

学校里一个卖叉烧面的中年妇人，辗转从其他学生口中知道他的窘境，有一天，居然主动找到他，温婉地对他说：

“我每天准备的食材太多了，卖不完。把剩余的带回家去太麻烦了；倒掉嘛，又嫌浪费。以后，你每天来我摊子，我给你煮碗面吃。”

纵然是傻子，也知道这是一个白色的谎言。阿姨想保护阿展的自尊心，可阿姨不知道，阿展的自尊心早就被饥饿吞噬了。阿展在心里默默地说道：“阿姨，谢谢您。这笔帐，我记在心上了。”

每天扎实而又耐饱的那一大碗叉烧面，给了他活力、精力和驱策力。他埋头苦读，凭借奖学金升读大学，成绩斐然。毕业后，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他始终没有忘记学校里那个善心的面摊阿姨。

终于，这一天，他带着一张支票，回返当年的学府。

面摊还在，阿姨还在；叉烧面的香气依旧，只是阿姨老了，皱纹如叶脉细细铺陈于脸上。

阿展报上了姓名，面摊阿姨非常高兴，一叠声地喊道：

“啊，我一直都记挂着你啊，你长高了、变壮了，我差一点不认得你了！”

阿展简单地述说了自己离校后的状况，再忆述前尘旧事，诚诚恳恳地表达了心中那滔滔如海、长长如河、深深如井的谢意。末了，取出支票，请阿姨收下。阿姨看也不看，便把支票推回去。阿展以为她客气，坚持要她收下，双方推来推去，相持不下，最后，阿姨叹了一口气，决定坦陈真相：

“老实告诉你吧，当年，是你的级任韩老师要我这样做的。几年来，你在学校吃的每一碗面，都是由她付钱的，每个月结账一次。不过，她再三再四地交代，绝对、绝对不能让你知道，所以，我才一直守口如瓶。现在，事过境迁，告诉你也不妨。”顿了顿，又补充道：“再说啊，韩老师如今也不在了。”

阿展错愕地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面摊阿姨，心像受惊的麻雀，一下子乱了。韩老师的形象，也快速浮现于脑际——黑白掺杂的头发直直地垂着，眸子含笑，说话慢条斯理的，有着用不完的耐心。她是阿展中一的语文老师，只教了他一年。他毕业离校后，韩老师便因为罹患末期乳癌而去世了。记得曾有同学问他要不要去吊唁，他当时为了应付初级学院的考试而忙得天昏地暗，没去。只是想起韩老师的孜孜矻矻，鞠躬尽瘁、心里未免有些许遗憾、有些许难过。

如今，他和韩老师阴阳两隔了，他才赫然知道，韩老师一直像个慈母般，在背地里默默地关注着他，照顾着他，直到他毕业为止。四年，长长的四年，他每天吃着温暖的爱心面条，但居然不知道背后的施恩者是谁。也许，这就是行善者最高的修行，这也就是行善的最高境界了。

离开食堂后，阿展毅然走向校长室，征得校方同意，以校友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资助贫寒学生用餐。

当年老师的一个善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阿展还是学校里那个匿名的赞助者。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以新加坡为据点 与达尔文推出《进化论》的 华莱士



文图·刘家明

1858年7月1日，英国的自然科学学术权威伦敦林奈学会（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首次发表了一篇分别由两篇论文集合而成的论文。一篇是由已具盛名的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写的，另一篇则是由当时才34岁的华莱士从东南亚寄去伦敦的。自然科学界认同了两人从不同地域、观察和研究方向，一起提出了物种的起源和演进的理论。之后达尔文在15个月后出版了轰动自然界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推出了知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华莱士则继续以新加坡为据点，到东南亚各地漫游收集标本。说起达尔文几乎是家喻户晓，但华莱士则是“物红人不红”。华莱士和新加坡又有些什么渊源呢？

倒霉的早年经历

阿尔佛·罗索·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于1823年诞生于英国威尔斯的小镇阿斯克（Usk）。华莱士家贫，自小爱读自然科学家的海外游记，但14岁就失学了。他29岁时和朋友结伴到亚马逊森林探险，花了4年时间收集了无数动植物标本，打算带回英国出售。不料回程途中船上发生大火，所有标本付之一炬。不过华莱士没因为厄运而气馁，一年半后决定再到神秘的远东碰运气。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新加坡当然就成了他的首选。

[From the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INNEAN SOCIETY for August 1858.]

On the Tendency of Species to form Varieties; and on the Petuation of Varieties and Species by Natural Means Selection. By CHARLES DARWIN, Esq., F.R.S., F.L.S., F.G.S., and ALFRED WALLACE, Esq. Communicated by CHARLES LYELL, F.R.S., F.L.S., and J. D. HOOKER, M.D., V.P.R.S., F.L.S., &c.

[Read July 1st, 1858.]

London, June 30th,

MY DEAR SIR,—The accompanying papers, which we have the honour of communicating to the Linnean Society, and which relate to the same subject, viz. the Laws which affect the production of Varieties, Races, and Species, contain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s of two indefatigable naturalists, Mr. Charles Darwin and Mr. Alfred Wall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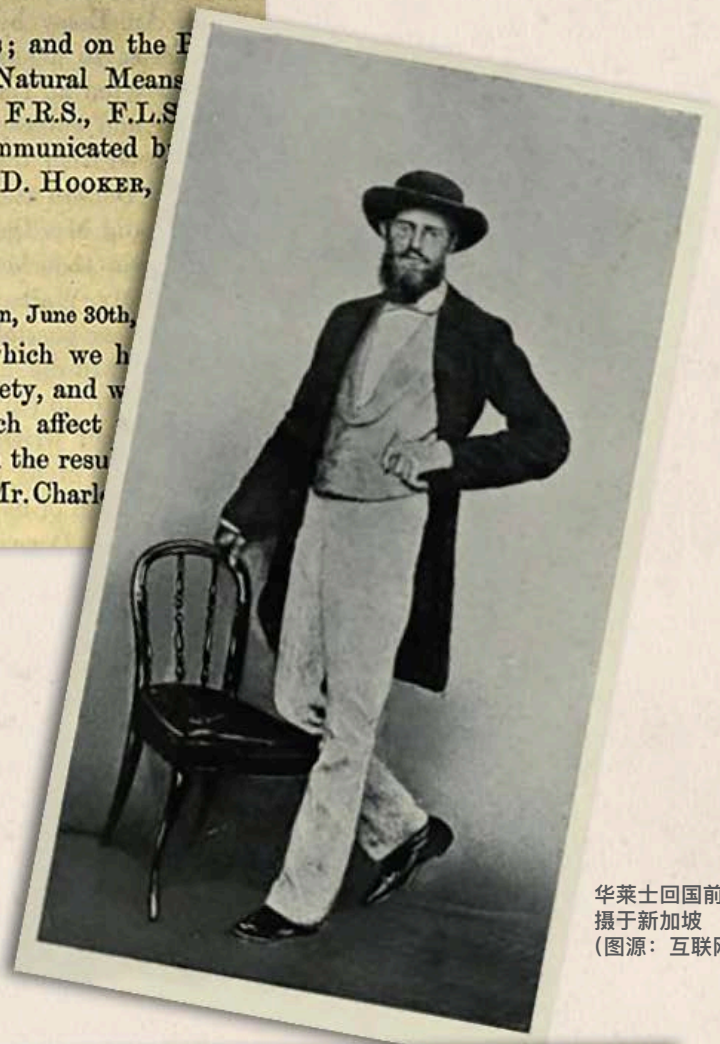
1858年达尔文与华莱士共同发表进化论的雏论（图源：互联网）

登陆新加坡

根据1854年4月19日《海峡时报》的报道，华莱士在18日乘坐蒸汽船博廷哲号（Pottinger）到达新加坡，开始他的远东之旅。这次的旅程因为得到英国博物馆的赞助，坐的是头等舱，所以才在本地报章留下了记录。华莱士上岸后到处寻找便宜的住宿和生活所需，因为一切开支都要自己想办法。他很快就联络上了法国的天主教会，可以到偏远的武吉知马山的罗马天主教堂（现在的圣约瑟教堂）住宿。这不但让他省下了一大笔生活费，也让他“如鱼得水”地在武吉知马山森林，开始了令世人惊叹的昆虫标本收集工作。

落足武吉知马山

华莱士一上岸就开始收集鸟类和昆虫标本卖钱。他还付了昂贵的入门费在图书馆参考和抄录了不少自然生态的资料，一到了武吉知马山就马上展开了工作。华莱士工作勤奋，基本上每天清晨5点30起床准备要用的各类工具，8点早餐后出发，在森林里呆到下午三四点。晚餐后休息到6点，就整理标本和文书等等到9点才就寝。他沉浸在武吉知马山的多元化生态环境，才不到两



华莱士回国前
摄于新加坡
（图源：互联网）



华莱士于1854年抵达新加坡（牛奶厂自然公园，华莱士步道的看板）

个月，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小片森林里，居然就收集到700多个不同品种的甲虫和昆虫。

生物的隐形屏障——华莱士线

华莱士还不满意当时收集的成果，他继续以新加坡为基地，开始到马来半岛、婆罗洲、印尼，甚至远至苏拉维西岛收集标本和观察物种的演进和变化的问题。1855年他不幸得了疟疾，就在砂拉越（旧名砂朥越）养病期间，写下那篇旷世论文。两大自然科学家在不同的时空和际遇，同时发现了物种演变的理论，成就了自然科学界同时发表论文的佳话。其实达尔文早在多年前就已悟出了物种起源的理论，受到华莱士论文的“激励”，才赶工把论文写好一起发表。因为达尔文的社会和学术地位比华莱士高得多，而且他也很快把多年研究的结果出版成书，所以坊间向来都只知道达尔文和《进化论》。

华莱士当年也没争功，还非常感激达尔文把他也当成进化论的共同发表人。华莱士继续在东南亚活动，在离开英国8年后的1862年才回国。回国6年后也出版了他的著作《马来群岛》（The Malay Archipelago），阐述了他的物种地缘性理论。华莱士在书中总结了他所收集到的12万5600多个标本，其中有10万多只昆虫，700多个贝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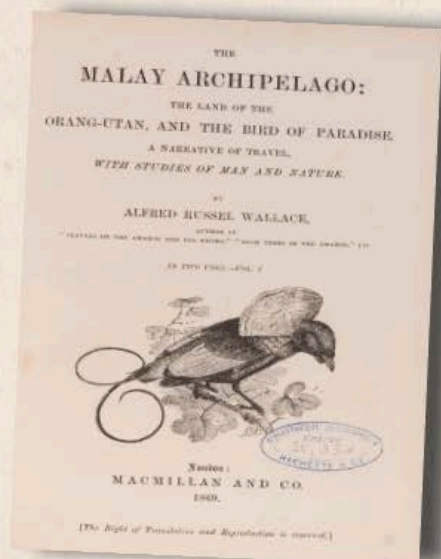
8000多只包括多个品种的天堂鸟的鸟类标本，上百条爬虫，300多只哺乳动物甚至大猩猩，数目和种类惊人，是当时世界之最！

根据华莱士观察所得，从印尼的龙目岛（Lombok），绕过苏拉维西岛西部到菲律宾，似乎有一道隐形的天然屏障，把自然界里的动物分隔两边。就算只是隔了区区几十公里的海域，两边的动物都截然不同。就算是同属同种，也个别演变出不同特性的亚种。由于这个对生物地理学非常有价值的发现，自然科学界把这天然屏障虚线命名为“华莱士线”（Wallace Line）以纪念他。现在我们明白是因为在几百万年前地壳大陆漂离把物种分开所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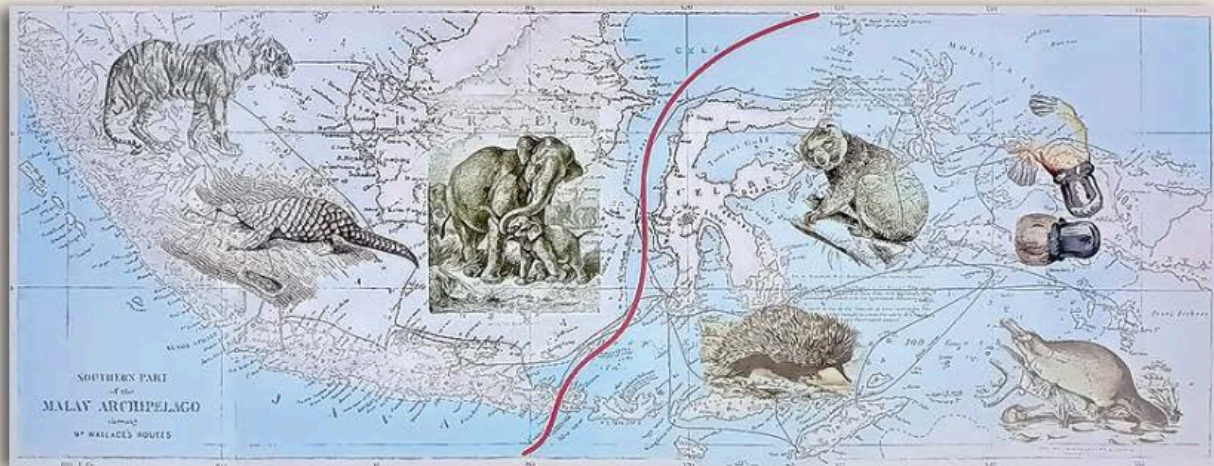
华莱士与新加坡

在东南亚的8年里，华莱士在新加坡前后住了228天。在那本将近700页的《马来群岛》一书里，说到新加坡的也有5页。加上他的来往书信，已可为窥探当时新加坡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不少资料。华莱士就住在老虎为患的时代和森林，幸运的是只听过虎啸没遇过老虎。他也写道：“（榴槿）像有杏仁味的牛油奶酱，混合了芝士、洋葱、棕雪利酒等其他不协调的味道，它既不酸、不甜也不多汁，人们就是喜欢这种样

自1846年就在武吉知马的圣约瑟教堂（摄于2023年）



华莱士的著作《马来群岛》（图源：互联网）



解释“华莱士线”的制图 (摄于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

样都缺一点的完美。”他是第一个详细介绍果王的自然科学家。他一上岸就感叹新加坡的生活水准很高，旅店、交通、膳食样样都很贵。他刚到新加坡才两周，就遇上了本地历史上最大的福建帮和潮州帮的“五斤米”大暴动。武吉知马是当时暴动中心之一，华莱士目睹了武装的村民整装出发的情形。

华莱士在本地的活动也带动了自然历史研究的热潮，他于1913年11月7日在英国逝世，本地的报章登载了这一消息，肯定了他和达尔文共同提出了物种起源的理论和他的学术贡献。我国公园局近年来在牛奶厂自然公园里修建了一条华莱士步道，让大家可以跟着他当年的步伐，体验一下在武吉知马山寻昆虫的时空。步道尽头还有一个让大家学习一些生物多样化知识的教育中心。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早年也就在馆前竖起了一座华莱士和他的助手阿里的雕像。今年是华莱士的200岁冥诞，博物馆还举办了一个纪念他的特展。

有一天经过布朗山附近，蓦然看到了一条华莱士道 (Wallace Way)。该路是在1954年命名，看来也是为了纪念这位多才多艺的自学博物、地理、人类及生物学的插图画家、探险家阿尔佛·罗素·华莱士的。

(作者为本地电子工程师)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华莱士收集的昆虫标本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前的华莱士和助手阿里准备猎鸟的雕像

源起太原

新加坡的两家闽籍王氏血缘机构



文图 · 陈煜

在 武吉巴督街的工业区中，有一处华族传统式样的建筑群，明黄色屋瓦歇山顶的亭台楼阁，庭院植被茂盛，整洁清幽。入口牌坊正中题写“闽王氏宗祠”，侧墙上以华英双语书写“王氏慈善（开闽公司）Seh Ong Charity (Kyban Congsee)”（本文简称：开闽公司），这里是本地闽籍王氏族人的宗祠与骨灰瓮安置所。

开闽公司起源于1872年开辟的“姓王山”，王氏族人以姓氏源流称之为“太原山”。作为慈善信托正式注册于1924年，该机构非会员制，只要是新加坡闽籍王氏族人，均享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包括选举权与安放灵骨权等。本地还有另一家闽籍王氏血缘机构——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旧称：闽王祠总会），亦服务于宗人，须申请会员资格。

本文旨在梳理太原山的起源与演变，以及这



20世纪中期开闽公司太原山景象（图源：《王氏开宗百世录》）

两家闽籍王氏血缘团体的渊源，探讨华族宗乡社团在城市发展中因产业而遭遇的问题。

闽籍王氏太原山公业

早期南来华人多为苦力，为了照顾同姓宗人，发家致富的宗亲以慈悲为怀，独资或集资购



买房地产为族人谋求福利，成为一些地缘与血缘团体的起源，以及后来发展的经济基础。开闽公司因拥有太原山，曾是本地拥有最多土地的血缘机构。

1872年5月18日，三位祖籍福建同安县白礁的王氏宗亲——王有海、王九河与王沧周，分别捐献五百元，集资1500元，购买“大巴窰区上段土地第五号，即现在的武吉知马谦福路太原山坟地，面积约221英亩多的地皮”，做为族人开垦、居住、墓葬之地。这片山地习称“姓王山”，是开闽公司的起源，该机构将1872年视为开山年份，并将三位捐款者尊为献山人。

太原山因城市发展的需要，自1919年起多次被强制征收土地，1981年全部土地被征收，1998年开闽公司迁往新所。太原山土地最早被征收源于1917年英国殖民政府计划开辟华人公塚，选址在武吉布朗，当时太原山可满足闽籍王氏族人200年的墓葬需求，开闽公司无意出让土地，于1919年被强制征收将近一半土地（96英亩多）。此后，殖民政府相继开辟谦福路与亚当路，亦征收太原山部分土地，将其分隔为三部分，剩余113英亩多土地。

太原山为茂密山林，除了坟墓之外，有一些简易的亚答屋，谦福路和亚当路的开辟改善了这里的交通。因华人墓葬的需求，在谦福路一带形成提供殡葬相关服务的村落，然而，这里地处偏僻缺乏休憩设施。在富商王水斗的倡议与乐捐之下，兴建了一栋较具规模的砖瓦建筑，称为“福建王祖塚亭”，为前来扫墓的族人提供休息祭祀的空间，也成为开闽公司办事处，1950年代末得以翻修。

1945年闽籍王氏推举王竞惠（前总统王鼎昌之父），带领族人进行太原山的测绘记录，并调查登记界内住户，绘制“新加坡王氏太原山平面图”，将土地分为五个区域，亚当路西南侧的第五号山设定为禁葬区，留作未来建设开发之用。

1960年代初政府计划拓宽亚当路，沿路两侧的坟墓被要求迁葬，因迁坟引发的争议直至1965年底才得以平息。1969年底因道路拓展

需要，政府再次征用太原山土地，第一及第五山的坟墓被迫迁葬。1973年新加坡废除土葬，同年3月20日开闽公司关闭太原山坟场，1976年曾计划在界内兴建开闽王氏宗祠暨骨灰塔，遗憾的是未能实现。

1981年政府公布征收太原山全部土地，总面积高达32万多平方米，提出360万元的赔偿款，闽籍王氏族人难以接受这一条件，经过十多年的交涉谈判，最终获得武吉巴督街现址的土地（面积10781平方米），租期由1995年1月8日起为期99年。太原山被征收所获得的赔偿款，部分用于租用该地块，其余用于建设，聘请王与王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时任总统王鼎昌的夫人林秀梅主持项目，完成办公楼、闽王氏宗祠、骨灰瓮安置所等设施。1998年6月17日正式迁入，1999年5月2日由王鼎昌主持开幕仪式。

王氏慈善开闽公司

太原山土地的购置有三位献山人签署的契约保障合法权益，注明献山人及其后裔为产业管理人，但缺乏明确的制度，管理处于松散状态。1919年英国殖民政府征用太原山土地时，2万多的赔偿金竟无代表能领取，只能寄存于高等法庭。为了解决这一迫切问题，闽籍王氏族人推举献山人王沧周之子祈顺，与族绅王三杰、王文达作为代表出庭。

1922年3月20日高等法庭根据太原山的土地契约，确认可以产生有效的慈善信托，以信托人的方式管理太原山产业。1923年12月28日批准由闽籍王氏族人拟定的信托条例，委任三位信托人管理产业。首任信托人为王长顺、王瑞洲



开闽公司福建王祖塚亭
(图源：《王氏慈善（开闽公司）1999年三庆特刊》）

与王金鍊，1924年4月2日三人以信托名义领取存放于高等法庭的土地赔偿款及利息，正式宣告开闽公司的成立。

由于太原山土地契约确定三位献山人及其后裔共同享有管理该产业的权力，开闽公司成立后，以世袭关系推选的信託人为终身制。首任信託人王长顺为王有海之子，过世后由其子裕振递补遗缺，王瑞洲为王九河之孙。王沧周后裔淡出宗亲组织，由富商王金鍊所取代，去世后由其子王吉士递补遗缺。

闽王祠总会的兴起

由于太原山地处偏僻，不便集会祭祀，闽籍王氏族人于1892年买下珍珠街32号的两层店屋，设立“闽王祠”，供奉王有海从福州请回的闽王画像与祖王祖婆神龛，使得族人可以在市中心聚会，于清明节与重阳节举行春秋二祭。1932年购买位于武吉巴梭路10号的两层店屋，将这一产业出租以收取租金。

1941年底的新闻报道显示，闽籍王氏的另一血缘组织——闽王祠总会业已形成，会址设在闽王祠，时任主席为王吉士，讨论的会务包括

改善太原山塚地的管理等。

1942年初日本占据新加坡，闽王祠总会的活动中断，1945年正式完成社团注册登记，广招会员扩充会务，王吉士连续担任主席，展开对于太原山产业的调查整理。1950年王吉士接替其亡父王金鍊担任开闽公司

信託人。1952年闽王祠总会成立太原山塚地亭的管理小组，成员包括王吉士、王競惠等七位。由于这两家闽籍王氏血缘组织均为王吉士主持，闽王祠总会参与开闽公司的产业管理并未引起争议。

1957年闽王祠公会第十一届改选，王嘉祿获选担任主席，与开闽公司信託人之间产生争执。后者收回前者对于太原山的管理权，前者以信託失当为由将后者告上高等法庭，后者继而反诉原告非法介入管理，双方展开长达十年的诉讼。开闽公司信託人王裕振于1954年去世后未能补选，1967年王吉士逝世，王瑞洲为仅存的信託人，开闽公司陷入危机。所幸1967年5月8日双方达成和解，高等法庭维持开闽公司三位信託人的权力，同时接纳闽王祠公会的动议，增设八位成员的管理委员会以协助管理太原山产业，由闽籍王氏族人中选拔信託人与管理委员会成员。1967年10月8日闽籍王氏发动声势浩大的竞选活动，2000多族人前往太原山的福建王族塚亭投票，最终王济堂与水水九高票当选为新的信託人。

虽然开闽公司的竞选以民主做法打破信託人世袭的传统，两家机构之间的矛盾并未就此平息。闽王祠公会因会务发展，于1966年集资重建闽王祠会所，由王競惠负责建筑设计与督工。1970年将机构的华文名称更改为“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其会所于1986年亦被政府征用，迁往芽笼27A号8巷。

结语

太原山见证了华人南来后的互助精神，富裕宗亲自愿提供慈善资助，自发形成的组织虽有土地契约保障合法权益，缺乏制度化的管理，依靠族亲间的互信而自治。随着社会发展和世代变迁，各种行政与财政问题浮现，开闽公司因为太原山土地契约，得益于在英国海峡殖民地律法，成立慈善信託机构。

开闽公司创办初期以世袭做法推举信託人，闽王祠公会的成立代表新势力的崛起，以会员制的方式招募族亲，以宗族集体利益的名义，介入太原

武吉巴梭街10号店屋（图源：
《王氏慈善1999年三庆特刊》）





1966年重建的闽王祠
(图源:《王氏开宗百世录》)

山产业的管理。因宗族内部矛盾而对簿公堂，迫使开闽公司改革，通过民主方式投票选举信托人与管理委员。

太原山随着城市发展的需要，土地逐渐为政府所征收，用于设立坟场与开辟道路等公共事业，形成服务于华人墓葬的小村落，却未能有效开发产业，最终土地全部为政府所征收，开闽公司不得不谋求新发展，在信托人与管理委员会的努力之下，获得新址建设宗祠与骨灰瓮安置所，继续为族人提供祭祀与追思祖先的空间。

(作者为 ON-LABO 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The Two Hokkien Ong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Located at 560 Bukit Batok Street 23 is the ancestral hall and columbarium for the Hokkien Ong clan in Singapore. The premises belong to the Seh Ong Charity (Kyban Congsee) whose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1872 when three Ong Towkays of Tong'an origin (i.e. Ong Eu Hai, Ong Kew Ho and Ong Chong Chew) donated \$500 each to raise a total sum of \$1,500 for the land acquisition. The land, with more than 221 acres, was around the current Khean Hock Road in Bukit Timah, later known as Seh Ong Hills by the public and named Tai Yuan Hills by the Ong clan to commemorate their lineage. The Hokkien Ong clan became the kinship-based association with the most land in Singap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Tai Yuan Hills was a philanthropic act for the Hokkien Ong clansmen to live, cultivate and build graves. The land title deed legitimised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the Hokkien Ong clan in the names of the three donors and their descendants. The three donors did not tend to manipulate the estates hence the management was left to loose hands and relied on mutual trust amongst the clansmen. The first land acquisition by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in 1919 exposed the problem of missing legal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Hokkien Ong clan. To tackle this problem, the Kyban Congsee was officially registered as a charity in 1924. Three trustees with lifelong tenure were appointed as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s of this association.

To unite clansmen for mutual aid on a membership basis, the Hokkien Ong Clansmen General Association was initiated in 1941 and had its society registration completed in 1945. Representing the rise of new leadership, this association was involved in managing the Tai Yuan Hills in the name of the Hokkien Ong Clan. However,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se two clan associations led to the prolonged lawsuit from 1957 to 1967. Finally, they agreed that the Kyban Congsee could keep the office of three trustees and should set up a board of directors with eight members to assist with estate management. Moreover, the new trustees and directors should be elected from the Hokkien Ong clansmen.

Due to urban development, the Tai Yuan Hill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land acquisitions from 1919. The government gradually acquired the land for public interests, such as setting up cemeteries and opening roads. The Seh Ong Cemetery was officially closed on 20 March 1973 and the whole Tai Yuan Hills was acquired by the government in 1981.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negoti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Kyban Congsee managed to rent the current site at a tenure of 99 years from 1995 onwards. A complex with an ancestral hall, columbarium, and office building was completed in 1998 and officially launched in 1999. The new premises allowed the Hokkien Ong Clan to have their columbarium and continue the collective ancestor worship.

一腔诗情在岛国

蔡欣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先辈的故事

上世纪30年代初，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浓浓的离愁别绪笼罩着广东澄海东湖村。已然为人祖父的蔡含英挥别一家老小，背起行囊决然西去，他要用自己的双脚为后人踏出一条生路。他身后的蔡氏祠堂在缓缓后退，牌匾上“忠惠世家”四个黑底金字却一动不动，同样站在原地的，还有门口的那幅木雕对联。“莆田家声远……”轻叹一声之后，他不由加快了脚步。

他先到泰国曼谷站住脚，然后沿马来半岛南下至柔佛峇株巴辖。在那里，他开了一家杂货店，不久，已婚的长子钦中携眷南来一同打拼。两三年之后，他们跨过柔佛海峡，落脚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河畔的亚陵姆拉街开了家米店——“义和隆”。此后的若干年里，义和隆米业在这个热带岛国历经了自己的兴盛时期，然后慢慢走向了衰落。但作为蔡襄（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后人的澄海蔡氏一族却在这块土地上开枝散叶，

人丁日益兴旺起来。

这些零零碎碎的故事如同秋后的落叶，一阵风吹来很快便将踪迹全无，所幸蔡氏后人不乏舞文弄墨者，随手捡起几片，便也成了美丽的书签……

来自长兄的文学启蒙

1947年12月11日，落户后港罗弄亚殊甘榜“庆丰园”的蔡钦中夫妻迎来了自己的第八个孩子，他们为这个男婴取名向荣。向荣懂事的时候，义和隆已结束营业，其父在亚陵姆拉街开了家鱼行。家道中落对年幼的向荣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河畔的一切都令他感到好奇，凭窗看河看街的日子深深印在脑海，成了他日后的写作素材。

向荣的父亲虽没上过几天学，但写得一手好字，也因此鱼行难以为继之时得以顺利转换跑道。年长向荣一轮的大哥镇桐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十七八岁时即任教于住家附近的新民小学，后来更以莎笳为笔名在报刊发表诗作并著有两部诗集，这位兄长顺理成了向荣的启蒙老师，也点燃了他的文学梦。

八岁那年，向荣入读新民小学，除了《小朋

友》之类的儿童读物，大哥的藏书诸如《中华通俗文库》等陆续成为他的课外读物，为他日后步入文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晚一年入学，但由于成绩突出，读完小三后他直接跳级至小五。除了文学，大哥在书法、绘画及歌唱方面亦颇具天份，潜移默化之下，向荣的各类才艺也日渐精进，“多才多艺”后来几乎成为他的标签，也应了那句“后来者居上”。

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二哥及三哥，他们也都受到大哥的影响，又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相对年幼的向荣。年长向荣九岁的二哥镇华后来进入报界，曾任《民报》总编辑，后转入《联合晚报》担任执行编辑，他曾以宋雅为笔名，著有长、中、短篇小说计七部之多。长向荣一岁的三哥向华（笔名莎克）是一名中学教师，他于上世纪60年代活跃于新华文坛，作品散见于《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文艺副刊，著有散文集及诗集各一部。

事实上，向荣的四个姐姐亦属文学爱好者，她们常买李怡编的《伴侣》杂志回来，该杂志所刊舒巷城（李怡好友）的“中英文抒情诗”乃少年向荣之最爱。

从新中到华中

小学毕业后，向荣升入新民中学，此时的他开始大量阅读起古今中外各类文学名著来，华文一直是他最为喜爱的科目，作文写得好自不在话下。中四那年，他遇到恩师刘瑜。笔名弗特的刘瑜老师也是一名作家，他对堪称写作高手的向荣自然欣赏有加，除了给出极高的分数，也会在这位高足的作文本上洋洋洒洒写下一大段评语予以肯定及鼓励。多年之后，成为中学华文教师的向荣也步刘老师的后尘，给学生写起评语来从不吝惜笔墨。

中四毕业后，大哥劝向荣转去知名学府华侨中学，他托同在新民小学任教的水彩画家沈观德先生带弟弟去华中见丘絮絮老师。担任文学史教员的丘絮絮是知名诗人兼小说家，在他的推荐下，向荣直接进入华侨中学高中部。此乃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进入华中的向荣有幸遇到擅长书法的赵满源老师，赵老师的草书功力非凡，华中校训“自强不息”四个大字即为他的手迹。赵老师除了要求学生每天勤练书法，还要他们用小楷现场完成作文，这

让喜好书法及作文的向荣如鱼得水又如饥似渴。

此外，字正腔圆的赵老师常常带领学生大声朗诵课文，他还要他们背诵古典名篇，如《阿房宫赋》等，向荣至今依然倒背如流。

1965年，向荣高中毕业，家境贫寒的他未能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次年，19岁的他成为德新政府华文中学的一名教员，教书育人的同时，他也进入师资训练学院（教育学院）参加培训。

步入文坛

就职德新中学前的那个年终假期，赋闲在家的向荣开始尝试诗歌创作。某个宁静的夜晚，父亲养的昙花悄然绽开，怦然心动间，一首《咏昙花》自笔端流出。次日，向荣把这首处女作投去香港的《文艺世纪》之“青年文艺专页”，署名蔡欣。此时的他最为喜爱的是殷夫及田间的诗作，同时也颇受香港诗人舒巷城的影响。

1966年初，他的《咏昙花》在《文艺世纪》刊出，当他把发表的诗作拿给时任德新中学高中华文教师周黎与苗芒过目时，得到这两位已然成名的作家同仁的肯定与鼓励。这年8月，周黎与钟祺发起创办《新诗月报》，次年3月，《新社文艺》创刊，这两份刊物的编务主要由周黎负责。崭露头角的蔡欣于是开始在《新诗月报》发表一些较短的诗作，他的散文也开始在《新社文艺》发表。

周黎与苗芒对蔡欣的诗歌及散文大为赞赏，苗芒更把他的诗歌转寄《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版发表，此等提携与爱护令蔡欣感激不已，也激发了他更大的创作热情。

1968年，蔡欣的首部诗集《昙花》出版，两年后，他的又一部诗集《贝壳》问世。

上世纪70年代，蔡欣开始接触台湾现代诗人诸如余光中、洛夫、痖弦、杨牧等人的作品，之后又从古典诗词中汲取养分，他那一首首“具古典韵味”的诗作一再受到好评。

这一时期，除了新加坡的报刊杂志，蔡欣的作品也先后出现在香港的《伴侣》及《海洋文艺》上。

1970年，蔡欣师从新加坡小提琴演奏家林哲源先生学习小提琴。虽然前后仅五年，但获益良多，西洋古典音乐从此成了他的另一“终身伴侣”，对他的写作，尤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蔡欣部分作品

1976年，他的文集《椰花集》出版，该文集按年份收录了他自1966年以来所作小品、杂感、散文及散文诗。当属对自己早期作品的一个小结。

从“艺苑漫游”到“单簧管”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受香港散文家兼美术评论家黄蒙田先生的影响，蔡欣开始创作艺术随笔。1980年5月底，他接受主编李向的邀请，以怡然为笔名开始在《南洋商报》“生活版”写专栏，每周一篇，取名“艺苑漫游”（1982年4月由《南洋商报》结集为《艺苑漫游》出版，列为“南洋商报丛书”）；1981年8月改为每周三篇，每篇约五百字的“饭后谈艺”；1982年又改名为“茶余杂话”。次年，《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茶余杂话”移入《联合早报》“商余”版，栏目名称三改为“茶余随笔”至1983年8月16日。此时的蔡欣忽觉意兴索然，遂向主编“请辞”。往后的几年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诗歌创作上。

1990年，《联合早报》开辟新专栏“四方八面”，已升任该报副总编的李向邀蔡欣与他合写一个专栏（每人每周一文），因二人皆为西洋古典音乐迷，蔡欣为该栏目取名“二重奏”，后李向因无暇顾及而退出，“二重奏”也就变成了“单簧管”（每两周一文）。转瞬三十余年成为了过去，长气的“单簧管”依旧隔周奏响，婉转而嘹亮。

2012年岁末，蔡欣受《源》杂志主编谭瑞荣之邀，在该杂志开设专栏“艺苑漫游”，评介本土书画家。第一篇文稿于2013年年初刊出，2015年，蔡欣因患胆管癌请辞。

从“艺苑漫游”到“单簧管”，长长的三四十年间，专栏作家蔡欣的有关文集一本接一本问世：1993年8月，《小岛神话》出版；1996年，《方寸天地》出版；2002年10月，《柳暗花明》出版；2009年10月，《仙人掌散文系列：蔡欣卷》出版；2014年1月，《湖光山色里》出版。

需要说明的是，《柳暗花明》一书还收录了蔡欣1999年3月到祖居地澄海归来后所创作的一系列回忆性散文。

除了诗歌与散文，蔡欣在文学评论方面也不落后。1990年12月，他的评论集《上帝与艺术》出版。

圆梦奥马鲁

2005年，蔡欣自教育界退休，也就在这一年，他取得了中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文凭。退休后的他似乎比之前更加忙碌，不辍笔耕的同时，他还担任新跃大学兼职讲师及智源教育学院讲师。

五年之后，他同妻子加入候鸟一族——每年定期往返于新加坡和新西兰奥马鲁（儿子一家移居地）。在湖光山色里尽享天伦的蔡欣，他的“单簧管”吹奏得愈加婉转动听。一圆“湖山梦”的同时，他的“文学梦”亦臻于完美。

如果在岛国

虽然写了三四十年专栏，出了五六部文集，但蔡欣最为醉心的，始终是诗歌创作。依胡凌芝教授的说法，散文只是他“诗心旁骛的产物”。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蔡欣发表于香港《伴侣》杂志的一首题为《风》的诗作即引起编辑陶融（何达）的注意，朱自清先生的这位高足后来把蔡欣的《风》跟自己的《风》对比作评，称蔡欣的《风》是牡丹，自己的是绿叶。后来他还为蔡欣的五首诗作专门设了一期“蔡欣主页”。

上世纪80年代，本地著名诗人周黎除了撰文品评蔡欣的咏物诗《盆栽五题》，还把他的十首诗作推荐给中国诗评家李元洛，李先生“惊奇于新加坡诗坛人文鼎盛”，他“在审美激情驱使下”写了两篇诗评。第一篇评他最为喜爱的《让我斟一杯茅台》，发表于中国的《中学生文学》杂志；第二篇评《盆栽五题》，发表于中国的《诗神》月刊。1988年6月，蔡欣的诗集《感怀》出版，一万多字的序文《挹一掬遥远的清芬》即出自李先生笔下。

《感怀》出版后，蔡欣曾寄赠余光中，余在回信中对其中多首诗作予以肯定及赞赏。

值得一提的是，诗集《感怀》还收录了蔡欣1987年首次游走神州大地时创作的一系列饱含深情的诗作，诸如《谒灵堂有感》《金陵的迷惑》

《姑苏行》等。

1988年8月，“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在新加坡召开，朗诵晚会上，李元洛先生即席背诵台湾诗人洛夫所赠诗作，著名教授学者周策纵戏曰李元洛可改名“李元洛夫”，因二人皆“洛”。蔡欣据此赋诗一首，题为《致李元洛夫——兼致周策纵教授》，受到一致好评，此诗作后来发表于中国湖南的《湖南文学》月刊及台湾的《联合文学》杂志。

2002年1月，蔡欣又一部诗集《鹰旅》出版。三个月后，《蔡欣短诗选》出版。后者列属香港银河出版社推出的《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中英对照系列丛书。

蔡欣的诗作备受好评是不争的事实，而他自己最为看重的，是颇费心血的两首长诗：《如果在岛国，一个老人》及《如果在岛国，那些事儿》。前者创作于2001年，发表于香港的《香港

文学》杂志、新加坡的《五月诗刊》及《第七届向文艺敬礼纪念特辑》，后由国大曾昭程博士英译，刊登于2020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英文翻译丛刊《译丛》第94期；后者酝酿数年，几易其稿，终于在2022年年初完成。这首总计六百余行，共约五千余字的长诗首刊于《雨林》线上诗刊——2023年4至6月分三期刊完，随后在第24期《热带》半年刊刊出。刊出长诗于《热带》而言绝对史无前例，足见这首诗作是如何的震撼人心。

未来的一两年里，蔡欣打算再出一部诗集，除了这两首长诗，一些尚未集结的诗作将一并录入。诗集名暂定为《如果在岛国》。

诗和岛国始终为蔡欣志之所在。“一腔诗情在岛国”，这是他自己此生为文的总结。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后记

很久很久以前就被蔡欣的专栏所吸引，很长很长一段日子里以为他是大才子蔡澜的弟弟。真是个美丽的误会，至今想起仍觉美丽无比。

撰写《文坛掠影》之初即想到了蔡欣，征求总编意见时，方知对方曾在《源》杂志写过专栏。2019年杪准备跟朋友一同前往新西兰南岛自驾游，想着路过奥马鲁时没准可顺便采访一下他，于是向伍木要了他的邮箱地址，临出发前才发现行程安排相当紧凑，也就没发電郵给他。

去年年初拜访白荷时，得知她跟蔡欣很熟

（他们各自任教的中学曾一度共用同一校舍），故而托她帮忙联络对方。后来白荷通过妙华要到蔡欣三姐的手机号，我打通三姐电话，请她转告蔡欣，希望他回来时联络我。

2023年6月27日下午二时许，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是蔡欣打来的。几日之后的一个下午，这位吹奏了三十余载“单簧管”的高手落座我的身旁。此后的五六个小时里，恭听他细说从头，方知晓原来除了早报专栏，诗歌创作才是他的最爱。感叹自己孤陋寡闻的同时，也直呼三生有幸。

致谢所有热心相助者！



蔡适吉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舞者需要天分+努力+坚持



初 见蔡适吉是在今年9月9日假滨海艺术中心剧院演出《极境·和平》的舞台上。看着她舞姿轻灵，身轻似燕，身体软如云絮，双臂柔若无骨，很难想象她在该演出前，已有五年不曾跳舞了。她目前在聚舞坊主要是负责编创，但这并没有成为她松懈的借口，反之，她比任何舞者都更加用心，每晚排练后在家中继续练至凌晨才就寝。足见她是一个常鞭策自己以达尽善尽美的人。

现年41岁的蔡适吉，是聚舞坊当代艺团创意总监，是本地资深舞蹈家严众莲老师的大女儿。回忆起自己的成长过程时，适吉说她小时候并没有玩具，唯一的“玩具”是陪着她成长的钢琴。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母亲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她三岁就跟着母亲到舞团上班，母亲对艺术对生活的执着与认真态度深深地影响着她，导致她对自己的要求也颇高。“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是她的座右铭。“每一个尝试无论成功与否，我都要看到自己的增值增长。即使增长的幅度很小，我也会觉得那是值得的。”

从三岁开始，适吉就开始接受叶月琴老师严格的舞蹈训练。月琴是严老师的得意左右手，但她不因适吉是严老师的女儿就特别优待，反而对她格外严厉，因此责骂也更多。在月琴这名良师益友孜孜不倦的教导下，让天分高而沾沾自喜的适吉觉悟到：除了天分外，更为重要的是努力加坚持，才能成为舞者。

为理想而“声东击西”

适吉从小目睹母亲独自经营舞团的辛苦，令她感到心疼。于是，在她心灵深处早已决定：有朝一日会回到聚舞坊成为母亲的支柱，不再让母亲那么辛苦。

她国大政治系毕业后，便在新传媒做了一年助导。她意识到拥有一张专业舞蹈文凭对将来接

棒聚舞坊的重要性，便向母亲提出修读舞蹈编创课程的意愿。“一般人认为我们搞华族舞蹈都应该去北京，但是妈妈却颇有远见，她鼓励我往西方国家深造，她认为以后新加坡的走势一定是很西化的。有东方的底蕴，往西方求索，不失为一种‘声东击西’的优势互补。另外，妈妈也要求我修读舞蹈编创文凭前，先考获一张硕士文凭。我明白妈妈的苦心，她是在为我铺后路，她是担心如果有一天我放弃舞蹈，至少我的最高学历是硕士。”

适吉顺着母亲的唯一要求，在南洋理工大学取得了大众传播硕士学位，之后毅然报读美国帕切斯舞蹈学院。可是，整个过程并没有她想象中顺利，她被学院拒绝了。虽极度失望，但她并没有放弃到美国修读编创课程的想法，于是积极主动地给学院发了一篇感人信函。结果令她喜出望外：学院回函同意以试用的方式录取她。她不负所望，第一年就获得奖学金顺利升学，第二年的毕业作品《宛在水中央》更是以第一个亚洲人的身份获得学院颁发的最佳优异成绩奖，并代表学院参加艺术节。

“当时，我想证明给妈妈看，证明给自己看，我最初的选择是对的。只要坚持和努力，滴水也能穿石。在美国的两年，重新唤起了我对华族文化的尊重。身处美国，当很多作品都很西方时，让我想找回自己本身的文化力量，然后将它体现在作品里。所以，我的毕业作品能得到评审们的青睐，是他们能感受到它与很多西方现代舞的不同。我的作品彰显了东方的气场与风格，与其他现代舞相对比，更显独特魅力。”

2009年，适吉从美国帕切斯舞蹈学院毕业后加入聚舞坊，并在2010年9月9日于国大文化中心（University Cultural Centre）办了一个属于她的专场演出《深思·记忆·告白》。这次的专场演出对她来说意义非凡：一份在美国习舞的总成绩单。她以八支舞蹈，如《宛在水中央》、“The Screen Act”、《五行》等舞蹈记录了在美国的点点滴滴，总结了在美国的所思所想。除了自编自演，她还特地邀请了在美国很著名的编导来排舞、一群了不起的台湾舞者来助阵。当晚的演出，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为她在美国的学习画上美丽的句号。

留学美国开启了适吉的视野，对传统舞蹈



蔡适吉希望为母亲严众莲
分担重担

艺术有了新的诠释：“传统华族舞蹈过于叙述性，不断地在讲故事，导致形式大于艺术的呈现，甚至大于舞蹈的本质。学成归来后，我意识到形式要服务主题，应该是配合呈现，而不是大于呈现。举个例子来说，东方舞者在呈现‘水’时，喜爱用水袖。但其实可以使用身体的任何部分来呈现水，只要你给人感到行云流水的气息，它也是水。我们不需要一个道具的辅助，来告诉人这是什么。”

作为当代艺团的年轻全职舞者，适吉清楚知道若要让传统艺术赋予新的生命力，让现代人有所领会，就必须靠年轻人走出一条新的路。于是，她便与同学兼挚友吴燕丹携手把当代艺团的剧目逐一地编排起来，带领聚舞坊进入另一个层面。在她们的带领下，除了一些迎合节庆的演出外，聚舞坊不跳中国式的华族舞蹈。适吉认为中国毕竟有别于新加坡，中国式的华族舞蹈并不能代表新加坡。所以，聚舞坊不需要走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后面。适吉的远见为聚舞坊开创了一个新的舞蹈方向，建立起一个属于新加坡人文化的舞蹈。聚舞坊除了以传统华族舞蹈形式演绎体现华族文化的意境之外，也大胆尝试把其他艺术形式，如现代舞以及其他友族同胞的文化元素，融入到作品当



2023年9月9日，《极境·和平》于滨海艺术中心剧院公演
(左站立者蔡适吉、右站立者吴燕丹)



蔡适吉在《极境·和平》中的舞蹈造型



中，摆脱传统华族舞蹈的框架，实现了底蕴根植于东方传统，形式绽放出新世代亚洲精神的崭新局面。

以娘惹土生华人题材编创舞剧

抱着融合、传承和推广本地文化的理念，适吉开始探讨将土生华人的文化融入舞蹈里。她与优秀的团队辛勤耕耘，创作出极具南洋风采以及土生华人文化特色的新作《风织歌》，并在2014年8月16日假拉萨尔艺术学院盛大演出。《风织歌》以歌舞剧的形式，演绎娘惹穷家女嫁给华人布庄富商后振兴布庄生意的故事。该舞剧汇集了本地多名艺术家共同策划呈现，其中包括对土生华人文化素有研究的编剧黄鼎翔、知名娘惹服装设计师黄俊荣、作曲人温成荣、音乐人玖建，当然少不了聚舞坊才华横溢的蔡适吉、卢雪萍和吴燕丹。这部舞剧不仅好评如潮，李显龙总理在8月17日国庆群众大会上以华语发表演讲时也特别提到它，肯定了聚舞坊多年来的努力与创新，表扬了聚舞坊在探索本地南洋舞蹈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继《风织歌》后，聚舞坊当代艺团做了蛮多跟娘惹土生华人有关的舞剧，其中一部是在2017年4月8日假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的《婚礼》。《婚礼》沿袭《风织歌》的南洋韵味，以土生华人婚礼为主轴，用“情节舞蹈”的生动特色结合多种艺术媒介，融入饮食、染布、绣珠鞋等特色元素和桥段，将异彩纷呈的土生华人文化呈现在大舞台上。该舞剧讲述的是心地善良的娘惹女子“慧娘”如何以勇敢、热忱与坚毅的态度为自己坎坷的生命谱写出传奇式的婚恋和人生经历。除了由当代艺团三位资深编导卢雪萍、蔡适吉和吴燕丹负责编舞外，也再次邀约了黄鼎翔负责编剧，黄俊荣为该剧担任服装设计与顾问。在音乐上，还特别请年轻编曲人张珈寿为舞剧的大部分片段作曲，也找来年轻歌手林延芯与李泓伸演唱主题曲。《婚礼》的演出得到极大的回响：代表新加坡到台湾故宫和台南博物馆参与交流和演出，同时也受邀参加釜山国际艺术节。

为舞蹈注入新加坡历史元素

“在演出了不少以本地娘惹土生华人为主
题的舞剧后，我开始意识到聚舞坊不可能一直

做这样的作品，毕竟取材有限。和妈妈讨论之后，她点出新加坡虽小，历史也不算长，但我们却有很多故事可以发展。再加上，我的先生谈及在现在的‘龙牙门’（岌巴港）做导览的经历，他发现指代新加坡的‘旧名’不少，龙牙门便是其中一个。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便想用龙牙门为新地标，创作一部跟新加坡自身历史有关的叙事舞剧。我们在创作前，做了很多准备功课，例如翻阅书籍、上网和到博物馆寻找相关资料和素材，还访问本地知名历史学者柯木林老师。其实对我而言，为舞蹈创作进行的调研，是一趟学习和探索的旅程，让我更加重视和珍视这个充满色彩和文化底蕴的舞作。”

《龙牙门重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型，并于2019年假华族文化中心远东机构表演厅盛大演出。这部四幕舞剧将观众带回到700年前，描述了桑尼拉乌他玛王子航行到淡马锡、发现龙牙门以及淡马锡发展成今日大都会的过程。为了这部舞剧，适吉更是用尽各种方式联络印度尼西亚编舞大师狄迪科·尼尼·索沃克（Didik Nini Thowok）。皇天不负有心人，她终于在面簿与狄迪科老师取得联系，对方也爽快地答应腾出时间来新加坡给舞者们上一个星期的传统印尼舞蹈集训课。

“加入印尼舞蹈是因为700多年前建立新加坡王国的桑尼拉乌他玛是个印尼王子，所以我希望舞剧里能有一段印尼传统宫廷舞。除了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小突破外，同时也藉此机会学习新舞种。”另外，适吉也邀约马来舞团实利·瓦里珊（Sri Warisan）一起携手合作呈献这部舞剧。24名来自聚舞坊和马来舞团的舞者，通过华族舞狮、马来传统歌谣（Dikir Barat）和现代舞步，生动地呈现出爪哇皇室和不同族群的欢乐场面。

《龙牙门重现》的丰富故事内容和跨文化叙事，开启了聚舞坊的新篇章，引起人们对探索新加坡故事的兴趣。该作品不仅让舞者本身有所进步，也让观众有所学习和体验。不同舞蹈语汇的交织，让舞者与观众一同浸濡到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历史场景之中。

为庆祝成立30周年，聚舞坊今年6月3日至4日假华族文

化中心表演厅推出《河清·坊立》舞剧。通过老团长的回忆，该舞剧将两个故事串联成一部“剧中剧”。在讲述聚舞坊30年以来的发展史之余，同时也穿插清理新加坡河运动这一史实，借喻舞团的茁壮成长。凭着该舞剧，适吉再次冲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与吴燕丹首次挑起编剧的担子。初任编剧，虽说不易，但也让她们俩乐在其中。由于该舞剧深受欢迎，华族文化中心欲将目前正在mewatch播放的《河清·坊立》制作成一个电视节目，提供更大的平台让人们去欣赏这出舞剧。

在问及对聚舞坊未来的展望时，适吉透露：聚舞坊这一路走来确实不易，但她们将继续把每一年都当成第一年，以最初创办聚舞坊的热忱，为打造出本土化的舞蹈艺术尽一份力。“我只是想以当初进团的初心认真地做，希望让更多新加坡人看到我们的努力，看到我们一直在寻求突破，寻找个性。另外，我们也希望培育出一群想跳舞、爱艺术，又敢于实践的年轻人，薪火相传。”

是的，打造出有新加坡特色的华族舞蹈，不仅需要才华、努力和坚持，也需要丰厚的底蕴和深沉的积淀，甚至是几代舞者的浸濡和传承。因此，在努力探索的同时，不忘初心，薪火相传，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蔡适吉全家福

乐坛上的不倒翁 李煜传



文图·郭永秀

在本地的合唱界提起李煜传，可说是无人不晓。因为上世纪50年代他就开始在乐坛上崭露头角：教小提琴、指挥合唱团、弦乐团70多年，直到现在年届90岁，仍然活跃于乐坛。他对合唱艺术的坚持、毅力以及贡献有目共睹。

李煜传于1933年3月10日在香港出世。他的爸爸李大汉是当时香港一个粤剧团里的文武生。小时候李煜传经常跟着爸爸的剧团到处跑，有时也扮演一些小兵小卒之类的角色。长期的耳濡目染，对他日后涉足音乐有一定的影响。

1940年，李大汉跟着粤剧团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巡回演出，带着他的太太和李煜传兄妹一起来到新加坡。1942年日本侵略新加坡，占领

新加坡3年8个月，导致他们滞留在新加坡，后来索性在新加坡定居。

在粤剧团里，很多乐曲都改编自一些流行歌曲，或者一些中国的乐曲，它们互相掺杂，形成别有特色的粤剧音乐。有一次，李煜传父亲的一位朋友将一把小提琴寄放在他家里，十多岁的李煜传对这把小提琴很感兴趣，开始学习小提琴演奏，从此走上音乐这条路。

机缘巧合踏上音乐之路

20岁左右，李煜传参加了梁荣平指挥的“丽的呼声”歌咏队。歌咏队是星市合唱团的前身，人数最盛时大约有60人，平时有40多人左右。说起来也很巧，当时李煜传喜欢打篮球，一次在打球的路上碰见一位朋友，其女友在丽的呼声歌咏队唱歌。他邀请李煜传到丽的呼声去看看。

到了丽的呼声，他们就站在外面看，梁荣平看见他们在外面张望，就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参加歌咏队，结果他们都参加了。当时在丽的呼声歌咏队里，还有一些大家都熟悉的名字：男高音



60年代末的国家剧场合唱团全体成员合照



“走星海之路，唱星海之歌”行前在新加坡维多利亚音乐厅演唱《黄河大合唱》



80年代的作曲家协会理事会



2012年李煜传指挥交响乐

廖平、吕政成、陈仰厚，女高音苏燕卿等。后来丽的呼声歌咏队慢慢扩大，由梁荣平负责指导和指挥。

长大以后，李煜传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当时他在中国银行任职，同时跟随吴文英及一位印度裔小提琴家学习小提琴，他们都是新加坡音乐协会管弦乐团（Singapore Music Society Orchestra）的团员。后来李煜传也加入了这个乐团。

新加坡音乐协会合唱团每星期在维多利亚剧院排练，由李克利斯（西方人士）指挥，所以李煜传也学到了许多西洋的合唱曲，比如神曲 Messiah 等。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行动党文化组组织歌咏队，请他去当指挥，因此慢慢累积了指挥合唱的经验。

李煜传最早参加的合唱团是工商学校校友会合唱团。当时在合唱团中唯一比较懂音乐的就是他，所以就选他当指挥，这是李煜传没有想到的。他临时恶补，通过书本学习怎么打拍子，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指挥生涯。后来工商小学又组织了校友会民乐团，当时的团员有李雪岭、杨培贤、杨票敬等人。

上世纪60年代国家剧场俱乐部最早成立歌咏团，他的主要团员有一部分是来自行动党文化局歌咏队，也交由李煜传来指挥。接着李煜传也在国家剧场俱乐部开办了小提琴班。记得80年代，我在国家剧场俱乐部组织华乐团时，常看到年轻学生手上提着小提琴来向他学习，也看过他与合唱团排练。过后他也在南洋小学、南洋女中、中正总校等学校开办小提琴班，培养接班人。

与艺术合唱团的渊源

李煜传和他现在所指挥的艺术合唱团，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国家剧场信托局艺术团属下的合唱团。这个合唱团成立于1968年，是当时国家剧场信托局属下三个主要艺术团之一。当时的艺术团属下还有梁荣平指挥的交响乐团、郑思森指挥的华乐团。这三个团体对当时新加坡乐坛的影响极大。国家剧场合唱团聚集了当时本地一批演唱水平较高的歌手，定期主办音乐会，又录制了好几张黑胶唱片。记得其中一张名为《鼓乐歌声到民间》，成为当时合唱团把音乐和歌声传播到民间强而有力的声音。60年代，这三个隶属于国家剧场信托局的团体对本地的表演艺术起了推波助澜和领导的作



2015年在维多利亚音乐厅举办《田鸣恩纪念音乐会》



2015年合唱总会在新加坡大会堂举办第5届“新加坡国际华文合唱节”音乐会

用，所以后来国家剧场被人们称为“本地表演艺术家的摇篮”。

可惜国家剧场合唱团于1972年解散，但团员们不甘就此散掉，重新注册了一个业余的团体，取名“艺术合唱团”。那个时候起，李煜传与他的伙伴就共同进退，风风雨雨走到今天。艺术合唱团除了每年定期在新加坡举行音乐会以外，李煜传也带领着合唱团到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内地各大城市去交流、演出。

艺术合唱团在李煜传的领导下，举办了許多场音乐会，成为本地合唱界的中坚分子。2005年，李煜传带领艺术合唱团的团员们去往中国，“走星海之路，唱星海的歌”。他们先新加坡飞往广州，6月4日在星海音乐厅交响乐厅与广州老朋友合唱团、番禺侨声合唱团和延安市老干部合唱团举行联合音乐会。然后一路北上延安、在黄河边的壶口高唱《黄河大合唱》，纪念冼星海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合唱队伍浩浩荡荡，扬起艺术的旗帜，游到哪里唱到哪里，度过他们这一生中最有意义的行程。

任作曲家协会主席

70年代末期，国家剧场信托局董事副主席曾贵明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与本地作曲家牵起了“红线”。在曾贵明的倡导下，1980年成立了国家剧场作曲人学会，会长是梁荣平先生，第二任会长是沈炳光教授。在曾贵明的撮合下，作曲人学会与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后改称作家协会）携手合作，由作家写词或写诗，作曲家谱曲，开始了一系列的常年音乐会《我们的歌》，为新加坡的作家和作曲家提供了一个发表新作品的平台。这个系列一共举行了10多次，填补了当时新加坡缺乏本地创作的空缺，也培养了一批作曲界的中坚分子。

1986年国家剧场因为建筑结构的问题，变成危楼而被拆掉。国家剧场不复存在，但其属下的艺术团体团员不甘就此散掉，纷纷独立。作曲人协会也重新注册成为新加坡作曲家协会，注册地址为李煜传的家。继吴景康博士之后，李煜传接任协会的主席。

作曲家协会的目标是联合本地作曲人才，积极推广本地创作并举行音乐会。协会收集会员的作品出版歌书，迄今为止一共出版了14本。同时也积极出版影像作品，例如CD激光唱片，卡式录音带等。1997年作曲家协会在李煜传会长的带领下，远赴中国北京，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两场新加坡作曲家作品发布会。那应该是本地作曲家第一次在北京发布声乐与器乐作品的音乐会。

2004年李煜传因为肠癌，进医院割掉了长达几米的大肠。2005年他又入院，动了第二次手术。那一年我接任作曲家协会会长，直到2018年卸任为止。这两次手术以后，他经过短期的休息，又恢复了精力，继续在乐坛上发热发光，可见他生命力的坚韧。我想，音乐带给人的不只是精神上的陶冶，对身体健康也有正面的影响。美妙的音乐能够滋润人的身心，使感官充满艺术的美和希望。

创立合唱协会与音乐家协会

2010年，李煜传带领新加坡作曲家协会的会员们，加上本地音乐界知名的音乐家发起并成立了新加坡音乐家协会。这是一个包含了歌词创作、音乐创作、表演、出版以及各种不同呈现方式的协会，为本地音乐家提供了一个在艺术上能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支援的协会。李煜传也被推选为第一届音乐家协会会长。在他任内，

以他个人与其它音乐团体之间良好的关系，联合合唱总会、作曲家协会以及其他不同的文艺团体，主办了多场音乐会。直到2016年，才由傅春安接任会长，而他也受委成为名誉会长，继续为本地乐坛作出贡献。

另一个与李煜传有着深厚渊源的团体是合唱总会。合唱总会前身是合唱协会，再往前推是“十五合唱团”及“十一合唱团”。1980年，音乐家李豪、李煜传和丁祝三在一次受邀出国到马来西亚担任合唱评审的归途中，大家余兴未了，兴致勃勃地商议成立了“十一合唱团”，由李豪合唱团、星市合唱团、艺术合唱团、佳音合唱团、人协合唱团、乐乐合唱团、电台合唱团、青声合唱团、新声合唱团、后备军协合唱团、国家剧场俱乐部合唱团和教师合唱团等十一个单位组成，第一届会长是李豪。1994年十一合唱团倡议举办以华文歌曲为主的“合唱节”，并由各合唱团每年轮值主办。90年代初期李煜传接任，成为第二届会长。

由于后来参加十一合唱团的合唱团体逐年增加，1996年“十一合唱团”改名为“十五合唱团”，继续主办合唱节。数年后“十五合唱团”又改名为“合唱协会”，在李煜传会长的领导下继续主办合唱节、多届亚洲歌曲比赛、名家独唱晚会、新马声乐大奖赛、亚洲合唱交流大汇演。2003年联合合唱协会属下合唱团在滨海艺术中心主办盛大的“千人大合唱”，为本地合唱事业攀上另一个高峰。2010年“合唱协会”再改名为“合唱总会”。每年都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盛大的联合音乐会“滨海欢歌”。我也有幸指挥东艺合唱团及福建会馆合唱团参与了数次演出。

2019年合唱总会主办的“国际华文合唱节”，参与的合唱团就多达18支队伍：中华校友会合唱团、丹戎巴葛民众俱乐部乐龄合唱团、乐友合唱团、中正校友会合唱团、华星音乐协会合唱团、南侨校友会室内合唱团、南洋客属总会合唱团、安溪会馆合唱协会、星市音乐会合唱团、歌弦合唱团、艺星合唱团、艺术合唱团及育英校友会合唱团等。

这些年来李煜传在教学上也花了不少心血，许多本地的小提琴演奏者都出自他的门下。他主办过很多场学生音乐会，也曾经带领学生乐队出国表演和旅游，丰富了学生的学习和体验。上世纪80年代我在国家剧场华族舞蹈团属下成立了一支

可以为舞蹈伴奏，也可独立呈献音乐会的中西混合乐团，其中的西洋弦乐组组长，大多是李煜传的高足。这些乐员很多至今仍活跃于乐坛。

新加坡首部古装歌剧《灵芝姑娘》

李煜传不止在歌曲创作方面极为丰富多产，也不断尝试以新形式创作。他值得一提的创作之一，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新加坡第一部古装歌剧《灵芝姑娘》。这部轰动一时的歌剧由国家剧场信托局主办，于1973年10月15日及16日在维多利亚剧院公演。编剧、作词是黄世荣，作曲李煜传，乐队分谱李雪岭，导演王秋田，主要演员：饰演灵芝姑娘的杨惠敏、饰文书生的应兴棠、饰演太监的孙真福。其他知名演员还有苏明洲、洪再全、翁明正、周毅敏、梁扬成等。该剧由国家剧场合合唱团演唱，国家剧场华乐团伴奏，李煜传亲自指挥，所有的演唱者、表演者可说是一时之选。除了歌剧《灵芝姑娘》以外，1985年李煜传应新加坡文化部的邀约，创作了组曲《新加坡河，母亲的河》。这首史诗式的大合唱成为他创作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随后他也写下了芭蕾舞剧《骄傲的青蛙》。

李煜传可说是新加坡音乐界资深前辈，从事音乐工作超过半个世纪，现任新加坡合唱总会会长、新加坡音乐家协会荣誉会长、新加坡作曲家协会永久荣誉会长，新加坡艺术合唱团常任指挥。2001年获颁总统公共服务奖章，2002年和2012年分别获颁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最高成就奖和终身成就奖。

在本地，也只有李煜传能够驰骋乐坛70多年而屹立不倒，写下不少音乐作品，其中包括独唱曲、合唱曲、弦乐及管弦乐曲；音乐教学方面，更培养了数不清的小提琴学生，有许多后来都成了专业音乐家。他曾带领合唱团到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台湾等地表演，对促进亚洲各地的音乐交流有一定的贡献。他也带领作曲家协会、合唱总会，举办过无数次的歌唱比赛，借机推广本地的音乐创作。没有惊人的毅力、对音乐不灭的热诚、不懈的坚持、超人的耐力是不可能做到的。由于他对本地以华文合唱为主的合唱界的巨大贡献，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于2022年颁发了“华族文化贡献奖”给他，这可说是从事推广与弘扬华族文化的工作者至高的荣誉，实至名归。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以信仰之名绘画

画家陈国士记略



文图 · 赵宏

子

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借用《论语今读》一书的解释就是“《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不虚假”，“皆出于至情流溢，

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若从文学概念引申放大至美术批评的范畴，“思无邪”也可理解为孔子代表的儒家君子所崇尚的“中和”之美。“无邪”即“中正”，也就是“中和”。中

和之美，欢乐而不放纵，悲哀而不伤痛，所有情感的外观都处于温和状态，受到理智的节制，适度而不任性，恰到好处。此即东方文艺伦理在情感和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崇高性，就是“思无邪”。

在新加坡大华银行UOB年度绘画大赛2016年西画类金奖得主陈国土（Tang Kok Soo，1975-）身上，散发的就是这种庄静与理性的艺术气质。他出生在马来西亚柔佛，是第三代南来移民，祖籍广东雷州。幼年时，他随父母在文莱生活，父亲驾吊车，母亲是裁缝兼理发师，开一间小理发店。他的父亲十分欣赏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在他10岁左右时送他来新加坡读书，小学是女皇镇华义小学和宏茂桥爱同小学。他的第一位美术老师是美华中学潘家伍（Wah Kah Wu）老师。中学毕业后他考取理工学院，没有续读大学，毕业即参加工作，做半导体工程师。

陈国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也笃信命运和道家的气、形之说。幼年时一位紫微斗数师傅告诉他命里有“伞盖”，“可能前世是个画家？34岁某天，陈国土在街上碰到已有成就的画家郑木彰（Tay Bak Chiang）与黄运南（Ng Woon Lam），不由自问：自己过去十几年在干吗，大部分时间消耗在不是内心喜欢的工作上，而人生短短几十年，做自己喜欢的事不是更快乐？已错过年轻时光，不想再错过最后黄金时期，时间催促着他，在获太太同意后，38岁毅然辞工，将五房式组屋换成三房式，靠点积蓄大胆往前走。”^[1]那一年是2013年。

三年后，在第二次参加大华银行年度绘画比赛时他获得大奖，一举成名，“举行生平第一个个展——‘沉（陈）与静’。陈国土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他到23岁为止都还将绘画当嗜好，直到职场耗掉所有时间精力，不得不放掉。同时他开始接触儒家佛教思想，领悟人生在世，为人处世做个好人最为关键，觉得过去所画都是虚假的妄想，面对画布无法再画下去，将画具打包托南艺院长送给有需要的学生。潜意识中的他，对绘画态度认真，带纯洁清高的理念。”^[2]同样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主席、知名画家郑木彰称赞他“淳朴善良，内涵来自信仰、经典和传统，作品温和，没有火气”。当年，陈国土跟着郑木彰去南洋艺术学院在欧南园一带的课室旁听，也不时向他请教绘画



《香象渡河》纸上混合媒体 142X102cm (2016)



《牧牛人》纸上混合媒体 142X102cm (2017)

的专业技术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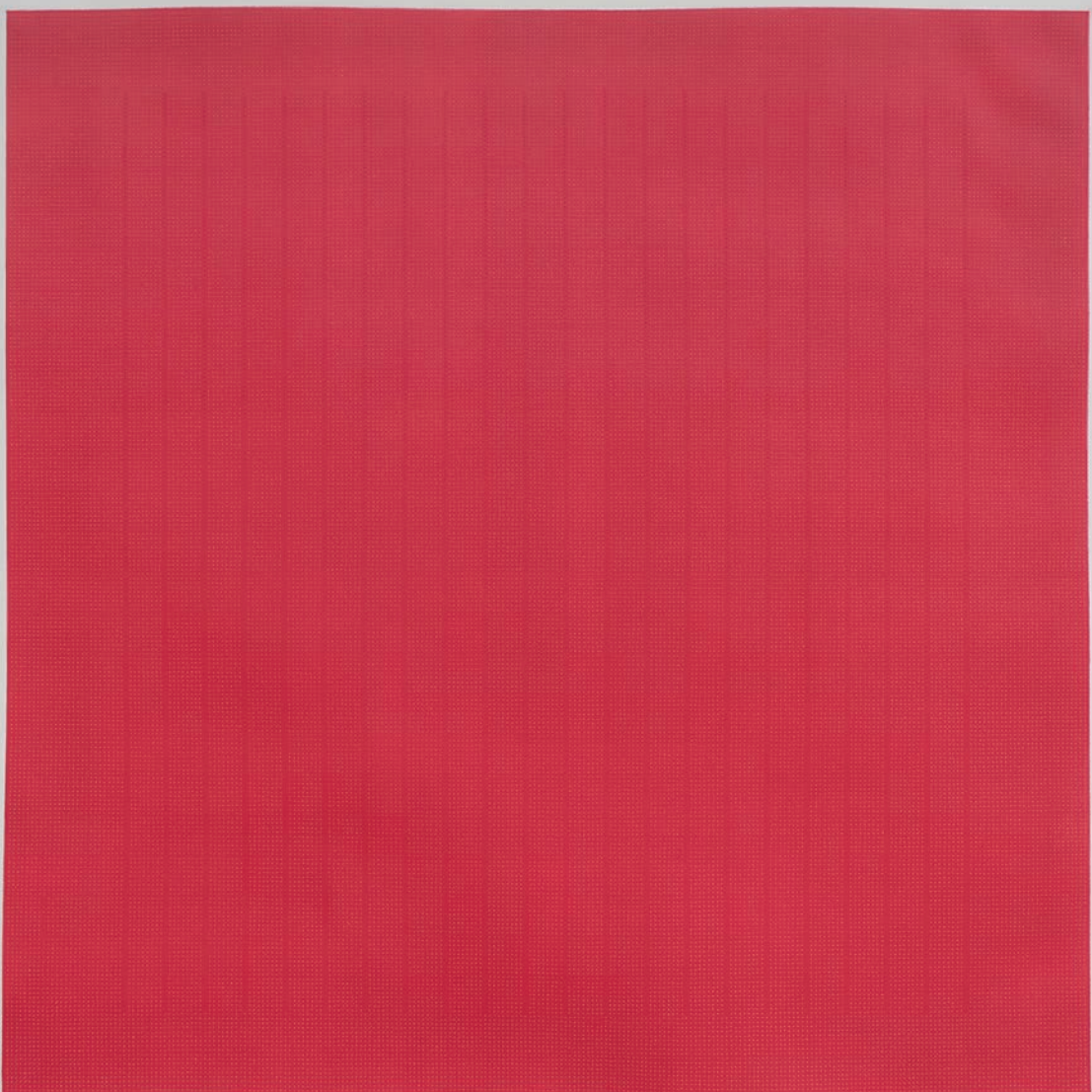
在新加坡，大华银行的奖项在艺术家和画廊业者心中占据重要位置，该奖于1982年设立，旨在支持本地艺术界的优秀人才，很多后来声名卓著的画家如吴珉权（Goh Beng Kwan）、蔡逸溪（Chua Ek Kay）、方谨顺（Anthony Poon）等都是因为获得此奖才下定决心走上专一生的专职美术创作之路。陈国土的得奖作品是《香象渡河》，同时入选当年大华银行创意设计年度报告。作品画面表现的是“哺乳动物面对挑战时的坚韧和不可动摇的决心”，“吸引观众的是那些无形的‘眼睛’，就像画布上异想天开的斑点一样，将观众引向画中所暗示的天人融合的家园境界。”^[3]这是一幅奇妙的作品，以两种大面积的灰色调为主色，只在画面上部和右下角的极小部分施以淡蓝色。深灰色代表山石，被大部

分遮盖的浅灰色是一头准备渡河的大象，淡蓝色则象征河流。初看之下，目光所及之处似乎只是一些小小的马赛克方块式的网格和代表缝隙的黑色粗线，网格的方形轮廓也不十分工整，有一定程度的偏转，以面积的形式被圆润的弧线括住。绝对柔软的弧线，与相对保守的不顺畅直线形成表意，直击人的心灵，怜悯的情怀和不可逾越的现实本质之间的逻辑和理性关系在温和的灰色衬托之下，在画面上以动漫镜头效果的方式迭出。动物与山石、河川、人的眼睛，以及心灵的相互慰藉，都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是否可以看出略带具象意味的大象和画面整体的抽象气氛都已经不重要，所有的感触就只是干净、简单、清徐。这是一幅令人安静的作品，大面积的灰色调出色地实现了画家意图表露的睿智与宁静，非常安详，不由得引人遐想，禅意油然而生，散淡开去，潇

潇茫茫。

陈国士是一位半导体工程师，他对目之所见的现实世界表象物体内部的空间粒子的职业理解和观察，决定了他独特的美学视野，也帮助他形成与一般画家不同的时空置换概念。一次在跑步健身时，他偶然发现身边的草坪和绿树等环境氛围其实都是几何图形的基本线条构成：三角形、四方形、圆形等等。他把这种工程美学概念以及粒子空间感转化在画布和画纸上，形成作品中的几何基线和构图层次，也借机以极其主观的形式分割了色彩和造型，打破传统绘画中的焦点观察方式和表现系统，以不同于常人的，介于具象写实、抽象表现和超现实主义的一种奇妙组合，表达他对现实世界的观察结果并进而完成绘画过程。在这一点上，他和现代绘画史上有标志意义的大师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有

《牧无量光寿 14763 (4) —— 丰盈吉祥》纸上混合媒体 128X128cm (2021)



点相似。大卫发现了前代画家因为不懂透视法则而犯下的构图错误所形成的独特空间表达，完成了现代绘画与传统绘画之间在焦点法则上的概念更迭。事实上，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也是如此，甚至比大卫·霍克尼走得更远，更纯粹，他们都在努力去除人类肉眼观察世界表象的局限，期望获得绘画本体的内在实质。

当然，陈国士没有走向极致的蒙德里安的状态，蒙德里安把客观世界的轮廓还原成最简单的直线，陈国士则还是停留在在几何图形的阶段，并

把这种几何基线作为画面构成和表现的基础。同时，由于他绝对地笃信佛教和中国儒家学说，在画画时，他不设任何条框，一切随缘，一面白纸铺开，纸面之上即开始浮现山林、树木、船只、人影、动物（如大象、奔马、狮子）、天地……万物皆有灵性，不止于形，因形化气，所有表象都来自内心。

2016年至2018年，陈国士的绘画是黑白色调，内容多以大山和山石为造型基础，隐约中可以看见粗细线条的初步应用，内容较为虚幻，与世俗世界存在一种疏离之感。2018年至2019年，他开始注意色调，内容也不再限于以大山和山石为造型来源，线条越来越豪放，到后来，线条占据了画面的重点，主题越来越贴近世俗内容。2019年至2020年，他完全回归世俗生活空间题材，2022年以后，则将全部精神深入探讨网格线构成，进一步看到网格的美，继而进入先前的几何堆叠系列，造型也更加贴近世俗。他把炭条、水彩、水墨、胶彩等媒介混合运用在画布和画纸上，一层一层地完成，混淆轮廓，突出媒介的质感，游离于具象和抽象之间。

一个好画家的成长都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从前辈大师的作品中学习或得到灵感，通过不断的消化融合，最终形成自己的作品，陈国士也是如此。他在高中时代开启对美术的向往和实践，跟随美术老师画油画、壁画和版画，也经常与其他同好相约外出写生。早期他曾花大量时间临摹陈宗瑞（Chen Chong Swee）等老一辈画家深具南洋风情的画册，也曾向往如蔡逸溪一般达到水墨通灵的境地。在色彩和点线关系的逻辑上，他崇拜吴冠中，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则让他明白了如何细腻地表达情感和情绪。当然，对陈国士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加拿大裔美国抽象画家艾格尼丝·马丁（Agnes Martin），她一般被认为是极简抽象派画家，但她自称为表现主义者。艾格尼丝作品中的网格、点、线、色条，以及平涂的色块，都给陈国士以极大启发，让他联想到做半导体工程师时看到的电子运行轨迹。不过，内心柔软的他在追崇艾格尼丝的时候，也有意识地加进了属于自己的不规则弧线，使作品看上去在冷静和理智之外，又多了一份温情和女性特有的纤细与婉



《框内框外都是世界》亚麻布上混合媒体 70X100cm (2023)

约，这也许是他向温柔体贴，全心全意支持他全职创作的太太致敬的一种方式吧。

根据《联合早报》黄向京的描述，陈国士夫妻二人没有子女，生活简单。他全身心作画，每天工作八到十个小时。每天，他一般在早晨六点钟起床，为太太准备好外出工作的午餐。八点钟以后开始作画，中午十二点休息，下午三点出门跑步锻炼，晚饭之后继续画画，日日如此。然而在最初的两年，几乎没有画廊对他的作品感兴趣，到了第三年，兴艺画廊和白色空间画廊开始代理他的作品。第四年，他获得大华银行比赛金奖，也在“艺术登陆新加坡”上售出自己的作品。目前，他的作品主要由近意美术馆（G Art Gallery）代理，一些高端收藏客户已经表露出浓厚兴趣。“这道门是起点，打开了，我进入，得自爱，坚守作画的纯净心态，将会走到明亮之地”，陈国士如是说。

同历史上的一些大师一样，在陈国士心中，始终都在追求一个问题：什么是绘画？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人的世界以及人以外的终极世界？陈国士非常看重作为画家的内心感受，希望通过自己的画作传播真善美。他说，只要我知道作品能够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我作为一名艺术家的生活就有意义。艺术即使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不应该造成伤害或负面影响。艺术家的心态和意图应该真诚、纯粹，可以随心所欲，但不能逾矩，要坚定不移地表达纯洁的内心和内在的自我。

孔子曾说过：“绘事后素”。“‘绘事’指绘画，‘素’指绘画的白底，一说白绢（《说文

Innocent and Pure: the Art of Tang Kok Soo

Mr. Tang Kok Soo (1975-) exudes a calm and rational artistic temperament. He was born in Johor, Malaysia, and lived with his parents in Brunei when he was young. His father was a crane driver and his mother was a tailor and barber running a small barber shop. He was sent to Singapore for his studies at about 10 years old, at Hua Yi Primary School and Ai Tong Primary School. Then he met his first art teacher, Mr. Wah Kah Wu, at Mayflower Secondary School. He entered the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did not continue his studies at university. Instead, he started working as a semiconductor engineer immediately after graduation.

Confucius once said, "The three hundred poems in the Book of Songs can be summed up in one sentence: innocent and pure thinking." The beauty of literature is all out of the overflowing of true feelings, directly from the heart and without any pretense. Deriving further to the scope of art criticism, it can also be understood as the beauty of balance: joy without indulgence, sadness without pain. The demeanour of emotions is in a gentle state restricted by rationality, moderate, and just right. This is the law of purity of Oriental art ethics and aesthetics that Tang abides by.

The annual UOB Painting of the Year Award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among local artists and gallerists. Many famous artists like Goh Beng Kwan, Chua Ek Kay, and Anthony Poon embarked on a lifelong path of full-time art creation thanks to winning this award. Tang is similar and his award-winning work *Elephants Crossing The River* was also selected as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design of the 2016 Annual Report.

Art history recognises Andrew Wyeth as one of the living masters around the world. He is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American neo-realist painter who depicts the natural features and characters of the American countryside by capturing visual moments with keen feelings and exquisite skills. He turns memories and associations into touching and simple pictures, pursuing a deep, pastoral innocence. The same is true for Tang. He possesses a poetic Wyeth-like idyllic heart to Singapore and Malaysia, where the gust of wind, the flowers, stones, animals, or the girls and young mothers..... Such are the eternal themes of his paintings. He was born here and loves this land; his fresh colours and tenderness of the heart can be seen at a glance. Perhaps in a few years, when people sit on the green grass at the East Coast beach while the sea breeze gently caress their faces, they will be reminded that in Singapore, there is a respectable painter like Wyeth who draws the *Christina's World*.

解字》：‘素，白緻縑也。’是会意字，指没有染色的丝织物。以古人作画于丝帛上，故曰‘后素’。宋朱熹认为：‘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诸子集成》）。即素为粉地，人的内在仁德，犹如绘画之素底，是绘画的前提。有此美好基础，然后学礼，正如将绚烂色彩施于素底，以成其文采。于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4]陈国士热爱中华文化，认同儒家学说，因此这些话在陈国士看来都是非常中肯的。

在世界范围内，目前有几位公认的、依旧在世的大师，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新写实主义画家。他描绘美国乡间的自然风貌和人物，以敏锐的感触和精致的技巧捕捉视觉瞬间，把记忆和联想化做令人感动的朴实画面，追求一种深沉的、田园牧歌式的纯真。陈国士也是如此，他对新、马这块南洋沃土上的风物、人文，同样有着怀斯一般的田园诗式的情结，纯净、明亮；这里的每一阵风，每一朵花，每一块石头，每一只小动物，每一位少女或慈祥的母亲……都是他画纸上永恒的创作主题。他在这里出生，为这片土地而创作；他清新的色彩、柔软的内心里，一览无余。也许，再过一些年，当人们坐在东海岸边的绿草地上，任海风轻轻拂面的时候，也会像看到怀斯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那样，想起在新加坡，也有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画家。

注释：

[1] 黄向京《大华银行比赛金奖得主陈国士个展——坚守作画的纯净心态》，《联合早报》，2017年4月8日。

[2] 同注[1]。

[3] Luxuo《UOB presents first solo exhibition by Tang Kok Soo, 'Tang and Tranquility' at UOB Art Gallery》，2017年4月28日（此处内容系节选及编译）。

[4] 刘杨青《说“绘事后素”》，国学网，2012年8月6日。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亚细安班吉艺术节纪实



文·蔡曙鹏
图·受访者提供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育、文化、研究和
技术部于2023年10月7日至28日主
办了“亚细安班吉艺术节”。这是在
1981年之后，印尼又一次担任本地域大型艺术
节的东道主，以舞蹈为媒介，促进本地域文化
交流。

四十二年前，亚细安只有印尼、马来西亚、
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个成员国。作为东道主
国家，印尼出动了来自爪哇、苏门答腊、峇厘等
国立艺术学院毕业的舞蹈界精英呈献节目，展现
其文化的多样性。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以隶属文
化部的舞蹈团参演。前者演出以脱胎于吉兰丹宫
廷舞的玛雍舞蹈风格演出马来舞剧《金鸟》，后
者则以华、巫、印舞蹈员合演的《渔村组曲》，
其多元文化的色彩与印尼的思路异曲同工。

菲律宾以芭蕾舞讲菲律宾故事，分享其在民
族芭蕾道路上探索的成果。泰国由皇家戏剧学院
的优秀校友与学生演出古典舞和民间舞。第一届
亚细安艺术节的成果在于通过展演、研讨会和工
作坊，让亚细安国家从事舞蹈艺术教学与表演、
舞蹈研究的学者，第一次在艺术节的框架下，进
行交流。那一代舞蹈工作者也因此建立了友谊，
之后，由最初的每年一届到每两三年一届，表演
艺术节易名为亚细安舞蹈节，由亚细安成员国轮
流主办。

新加坡曾在1985年及1996年，两度为亚
细安舞蹈节的东道主；汶莱于1984年成为成员
国、越南与柬埔寨亦加入；1999年寮国和缅甸
也成了亚细安家庭的一份子；共10个成员国。
此后，成员国更加关注经政课题，虽有不同规
模、不同主题的活动，亚细安舞蹈节则走进历
史。但这个舞蹈节促进了民间舞蹈工作者的往

来，有深远的影响。最后一届的亚细安舞蹈节以
《罗摩衍那》为主题，由10个成员国艺术家编
创成的舞剧，在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
和越南巡回演出。

“亚细安班吉艺术节”以在东南亚广泛流传
的民间故事《班吉王子的传说》为题材，邀请9
个国家的舞蹈编导、演奏员和舞蹈员进行创作。
一年前，由印尼舞蹈家Bambang Pudjasworo
和Bambang Paningron兄弟牵头，把剧情建
构成分成9场舞剧，另加序幕与尾声。9场舞剧
由9个国家的团队负责编排，序幕与尾声则由全
体舞蹈员合作。

《班吉王子的传说》的来龙去脉

《班吉王子的传说》是《罗摩衍那》之外，
唯一在东南亚舞台上传播历史最长、影响最深远
的民间故事，学界认为这是东南亚共享文化遗
产之一。班吉的全名是班吉·伊努·克达巴迪
(Panji Inu Kertapati)。他的故事在八、
九世纪已经有口传版本传播^[1]。最早出现的以
爪哇文书写的诗体《班吉的传说》出现于14世
纪满者伯夷(Majapahit)印度教王国(1293-



亚细安合编的舞剧《班吉》展现东南亚舞蹈的多样性

1500年)^[2]。这个民间传说，从东爪哇通过贸易、通婚、商演或特殊途径传播到马来亚、新加坡、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以及越南和菲律宾，成为17和18世纪东南亚的舞剧、皮影、木偶常见的题材。数百年来，《班吉王子的传说》呈现出多样化的改编与在地化的创作，各种不同版本，都有各自的追随者。

类似《罗摩衍那》的传播，随着每个接受国的宗教、文化与艺术传统的不同，以及改编者的美学观念的差异，情节会有所增删和改动。内容虽然不一样，歌颂坚贞爱情的主题是一致的。《班吉王子的传说》多种途径的流传情况与多元化的艺术样貌，马来学者Noriah Saleh Rattiya、印尼学者Karsono Saputra和欧洲Lydia Kieven和Adrian Vickers等有专书或文章论述。此外，从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收藏了超过252份班吉传说的手稿，大部分写在来自印尼不同地区的纸张上。而且，书写的地方语言多达8种。

日惹艺术学院首次连排

10月7日，9个国家的团队陆续抵达日惹。印尼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文化司司长希尔玛·法里德博士（Hilmar Farid）在欢迎晚宴上致辞时说：“这次活动，借《班吉王子的传说》为文化交流搭桥，其真正的意义是让疫情以来中断了艺术往来的本地域舞蹈界，通过一起创作、演出和研讨，重新面对面，以舞蹈作品传友谊。重新向年轻一代介绍我们共享的文化遗产。”参与团队包括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泰

国、柬埔寨、老挝艺术部皇家舞蹈团，缅甸艺术大学舞蹈团，马来西亚国家剧院舞蹈团，越南国立舞蹈学院，菲律宾表演艺术融合协会和印尼的东爪哇的五所国立艺术学院。每个团队在出发前根据主办国的分配，在自己的国家把节目排好，抵达后再合成。很自然的，为了贯穿全剧，抵达印尼之后，在风格上加以调整。缅甸、柬埔寨和新加坡的音乐家，和由印尼爪哇五大艺术学院的嘉美兰乐队组成的大乐队，也需要相互配合。

城隍艺术学院陈添来先生说：“我们很乐意参加这个促进亚细安艺术交流与合作的项目。因此组织了三大民族的老中青舞蹈员、戏曲演员参加。跨年代舞蹈戏曲演员合作，有传、帮、带的意义。跨民族舞蹈员合作，有展现新加坡多元文化特色的意涵。可惜后来印度舞蹈员因病未能前往。这次，学院选派了两个12岁小演员Tyara Noor和林芯如参加艺术节，让她们体会东南亚舞蹈文化的精美，并结识邻国舞蹈界精英。希望我们的参与，能为文化外交尽一份绵力。”

陈院长委托我担任舞剧编导，带领的成员包括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资深教师杨标敬、黄凯璘、沈惠珊、胡金德、莫秋林、林芯如、翁慧贞；淡马锡胡姬马来剧团资深演员Azhar Noor；青年笛子演奏家陈庆伦博士。新加坡负责排演舞剧的第9场《庆团圆》是跨代、跨界、跨文化，又具有实验性和创造性的作品。舞曲以新加坡作曲家王辰威的作品《心贤》，为小舞剧中心双人舞的舞曲，表现班吉王子和蒂薇公主重逢难以置信的喜悦、激动与欢乐。华乐界前辈杨标敬的笛子曲、结尾的唢呐演奏和陈庆伦博





在泗水大学举行的东爪哇舞蹈工作坊，后排右二为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胡金德（班吉王子的扮演者）

士的现场伴奏为演出加分。

10月8日，9个国家的舞蹈员、演奏员，在日惹艺术学院的大排练厅连排。主持排练的印尼舞蹈家班瓦西（Wasi Bantoto）、连亨礼（Heri Lenthoo）站在台阶下，舞蹈员围绕着大厅席地而坐。这是所有参与者观看其他团队的节目。依次是寮国、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印尼（代替无法参加的文莱团队）、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新加坡。次序的编排，从艺术欣赏角度看，非常贴切。

老挝代表团的4位舞蹈员，以老挝古典舞演绎班吉王子4兄弟到多哈王国送礼的情节。悠扬的古典音乐中，4人以端庄的舞步，缓缓前行。强烈仪式的队形，构成进宫的肃穆。接着是柬埔寨舞蹈员上场，气质高贵、舞步稳重。多哈国国王和西宫娘娘接受瓊加兰国的国礼——金偶和木偶。女主角蒂薇瑟卡大吉公主的扮演者舞姿纤巧、婉约。西宫娘娘的手臂手掌棱角犀利、眼神露出内心的凶狠，她对亲生女儿和蒂薇瑟卡大吉公主，态度截然不同。在看似柔韧的舞姿中，西

宫娘娘的舞姿绵里藏针。她偏袒自己的女儿，强把多哈国送给大公主的金偶给自己的女儿，最后还剪掉大公主的秀发，并将她逐出宫廷。

神话故事里的好人，总有神仙搭救。果然，大公主在树林流浪时，3位神仙降临人间，将她变为男儿身，并赋予武功，担起帮助被明塔湾王国暴君奴役的人民脱离苦海的重任。这场戏在缅甸演奏员节奏明快的现场鼓乐和预录的多种乐器配合下，将缅甸舞蹈动作之间无骤然停顿特点，发挥得赋有创造性和戏剧性。

马来西亚团队以玛雍古典舞开场，表现明塔湾王国暴君风花雪月的宫廷生活。接着用技术性强的快速舞蹈，描绘驱逐一群衣衫褴褛、无法交出苛捐杂税而上殿接受惩罚之人。就在暴君怒不可遏之时，以男儿身出现的蒂薇瑟卡大吉公主及时赶到，解救了受难的民众。这场戏舞蹈员多，编导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做大幅度舞台调度。以快变节奏动作显现瑟卡大吉公主的凛然正气和风雷行动。最后，被救的民众也投靠大公主，加入她的义军。



在加查马达大学发表论文的学者合影

班吉伊努王子 (Panji Inukertapati) 和他的3个皇弟准备前往多哈国送聘礼时，遇到了改名为班吉·余米兰 (Panji Semirang) 的蒂薇瑟卡大吉公主，两个班吉打了起来。由越南演出的片段，展现了越南舞蹈与华族古典舞的相似性。两位男演员骑马、持长矛的功架与舞蹈，以及快速的对打，和华族戏曲的把子功风格相近，显现两位班吉武功不相上下。

剧情一转，又回到班吉王子奉命到多哈王国完婚的情节。这场戏，由隶属泰国艺术部皇家舞蹈团演出。其风格与柬埔寨皇家舞蹈团风格相似，很容易让观众回忆其西宫娘娘凶狠的形象。然而当班吉发现进洞房的是西宫娘娘粗野的女儿，而非心上人之后，立刻拂袖而去。

来自菲律宾南部敏达那岛的团队接着演出下一段戏。得知班吉王子和多哈国的小公主成亲，大公主伤心欲绝。这时，她又遇到仙人指点，变回女儿身，改名阿思玛拉 (Asmara)。仙人算出班吉应该会去找他的舅父，瓊加兰国王下一

场大场面宫廷戏，就由有人源优势的印尼团队负责。

在庆祝舅舅和外甥久别重逢，请来优伶起舞欢庆。以舞蹈员身份出现的阿思玛拉，手里抱着当时班吉王子送给多哈王国的国礼——金色木偶。班吉王子怀疑这个名叫“阿思玛拉”的，就是他寻找已久的心上人。正要上前近看时，“阿思玛拉”却有意回避，一下子无影无踪了。

接下去就轮到新加坡团队上场了。“阿思玛拉”终于知道班吉依然深爱她，心中无限欣喜，她披上白色轻纱，在河边婆娑起舞，回忆起与班吉相互倾慕的快乐时光。这时，骑骏马追“阿思玛拉”的班吉王子匆匆而来，骏马为避免撞倒眼前美女而突然跃起，把班吉王子抛下马。“阿思玛拉”上前扶起班吉王子时，心有灵犀，随即变回蒂薇瑟卡大吉公主。这个情节，我把水袖舞蹈化在“阿思玛拉”的纱巾舞里，用京剧锣鼓、借用戏曲骑马套路、表现班吉寻人心急情绪。又根据舞蹈员的特长，在班吉和大公主的双人舞，融合了芭蕾舞步和华族古典舞，丰富了一对有情人经历磨难后重逢的深爱的表达。这段舞蹈风格和其他团队迥异，正好展现亚细安舞蹈文化的多样性。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原本将在泗水、玛琅、梭罗扮演皇后的马来舞蹈员 Tanty，其父在演出前病危，印尼舞蹈员能立刻补上且演得很到位，展现出

艺术院校精英的应变能力。由城隍艺术学院教师



Cultural Diversity and ASEAN Unity on Stage

霍成成编排的庆典红绸舞，在梭罗闭幕礼上，由一位印尼演员补上，加上原本演“阿思玛拉”的沈惠姗、莫秋林、林芯如，这段四人舞也为结尾添彩。

经历过22天同食同住同行，亚细安班吉艺术节给参与者一段毕生难忘的艺术之旅，给观众带来难得一见的审美享受。非常亚细安！

注释：

- [1] 班吉·伊努·克达巴迪，在泰国，班吉称为伊饶 (Inao)，来自班吉全名中的Inu；柬埔寨则称为伊诺 (Inov)；天堂鸟电影公司 (Paradis Bird Pictures) 曾将伊诺的故事搬上银幕。
- [2] *I Made Bande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nji, Inao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athumwan Bangkok, Thailand, June 19-22, 2019, p3.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The 2023 ASEAN Panji Festival was an imaginative cultural event that brought choreographers, dancers, musicians and scholars from nine ASEAN member countries to five cities in Java, Indonesia. The task of the artists was to collectively create a 100-minute dance drama based on the story of Prince Panji, a folktale known to almost all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Organi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group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clude Sheng Hong Arts Institute (SHAI) from Singapore, Performing Arts Division of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Cambodia, Laos, Thailand, University of Fine Arts from Myanmar, Integrated Performing Arts Guild (IPAG) from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National Dance Academy and Institute of Arts from Yogyakarta, Kediri, Surabaya, Malang and Solo. Over hundred dancers and musicians from Indonesia participated in the two-hour dance drama "Tale of Prince Panji". During the festival, there were two international seminars hosted by the Gajah Medah University and the Surabaya University on Panji.

The tale of Panji has inspired traditional dances and puppet theatre in Indonesia for centuries, most notably the mask dance (Topeng) in East Java. Malang in particular is known as the hometown of Panji mythology and recorded in the temple sculpture in Kediri. The Panji tale from the 13th century tells the many adventures of a Javanese Prince by the name of Panji searching for his beloved Princess Dewi Sekartaji. It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story about disguises and discoveries. With many twists and turns, he was eventually united with his lover. Prince Panji experienced many unforeseen disguises and changes of names as well as several other obstacles in his journey looking for the lady he deeply loved.

The orally transmitted tale of Panji was eventually recorded down in words, mark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Javanese literature with distinctive Indonesian flavour. During the Majapahit empire (14th-15th centuries), the Panji stories became extremely popular as it spread by sea merchants and other unexpected circumstances. In fact, it beca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literatures in many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during the 17th-18th centuries. Although it has been performed by various genres of traditional theatre of Java like Wayang Kulit, Wayang Golek, and Wayang Beber, it was the Panji Festival organised in 2015,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 Excellency Wardiman Djojonegoro, former Minister of Culture, that Panji regained regional attention. In October 2017, the UNESCO designated the Panji Story Manuscript as a 'Memory of the World'. This gave new momentum to further revitalise the Panji folktale elsewhere.

The Singapore reconnection with Panji began in 2013. I wrote and directed a Hokkien opera entitled "The Missing Groom" to bring back memories of a Malay movie shown in Singapore called "Seramarang Panji" which was screened in the late 1950s. "The Missing Groom" premiered in Bangkok in 2015, at the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Anthropology Centre (SAC), an academic institution under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Thailand. "The Missing Groom" was subsequently selected by an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 hosted in Belgium in the same year. In 2019, the Jade Opera Group and Indian Fine Arts Society staged a cross-cultural piece "The Missing Groom". The piece was performed by Madam Hong Xiu Yu, founder of the Jade Opera Group, and Kshirja Govind of the Singapore Indian Fine Arts Society at a Panji/Inao Festival and Seminar at the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anji story, Singapore style" is thus seen as a new addition to the ASEAN Panji repertoire.

Sheng Hong Arts Institute received an invitation from the 2023 ASEAN Panji Festival to choreograph and perform the final scene of the dance drama, the Reunion of Prince Panji and Dewi Sekartaji. Tan Thiam Lye BBM (L), Director of SHAI, was very pleased to receive the invitation as this was an opportunity for SHAI students to gain valuable ASEAN cultural experience. I was thus asked to lead the creative team and choreograph the dance drama. Tan said, "We formed a cross-cultural and cross-generational team comprising pioneer Chinese orchestra musician Yong Phew Kheng, young musician Tan Qing Lun, senior Hokkien Opera actress Ong Huay Chin, four young dancers in their twenties and two 12-year-old dancers, Tyara Chynta Puteri and Lim Xin Ru, as well as Noor Azhar Mohamed,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Anggerik Temasek Bangsawan." The dance drama selected Wang Chen Wei's "Virtuous Heart" as the theme music for *pas de deux* of Prince Panji Inukertapati (Inao) and Dewi Sekartaji. The touching tune reflected well the complex emotions of the reunion of the long lost lovers.

The 2023 ASEAN Panji Festival is an excellent regional event that showcases cultural diversity of Southeast Asia and of ASEAN unity. This is a rare opportunity for ASEAN choreographers and dancers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different dance traditions, and learn to find artistic solutions that would make the transition of different styles elegantly. As the youngest dancer Tyara said: "It is an inspiring experience that let us open many new windows of cultures." More importantly, the deep friendship cemented would imply possible collaborations in the decades to come.

寻找独特的 新加坡华族文化？

文·郭振羽

前言

2013年4月，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宣布成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到今年正好满十年。又过五年，斥资1亿1000万元新建的文化中心于2017年正式开幕。总理李显龙为文化中心主持开幕仪式时强调，一方面希望文化艺术领域的人才，能贡献才能，一起传递文化薪火。同时也强调文化中心所推广的文化，除了传统和现代中华文化，也将涵盖新加坡独特的华族文化。总结而言，中心的任务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纵观华族文化中心过去这五年的活动，不论是演出、展览、讲座，或是座谈，大致都是环绕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一方面保留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另一方面鼓励创新，努力寻求建立具新加坡特色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其实不只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此地的宗乡会馆无不以保留文化传统，服务乡亲为宗旨，同时举办活动，吸收年轻一代会员，传递“文化薪火”。譬如揭阳会馆在九月间联合各潮属会馆，举办潮州习俗为青少年举办的“出花园”成年礼。今年六月，厦门公会庆祝八十五周年会

庆，举办盛大的国际研讨会，定名为《闽南文化在新加坡》，有超过五百人出席一整天的学术讨论活动。此外，诸大会馆也先后举办盛大文化展，如福建文化节、潮州文化节、南安文化节等；也多次召开跨区域的国际恳亲大会。这种种活动都呈现华族方言文化的活力和承传。

源自神州的中华文化由原乡迁移到新土，为适应新环境，要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做文化调适，以原乡文化为资源，并吸取在地新资源，这中间有传承，也有创新，逐渐呈现本土特色。

而制约文化调适的因素包括地理和社会文化条件。

就以最基本的地理条件而言，新加坡地处热带，周围环海，和神州大地温带平原是一对比。以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遗名录”的廿四节气为例，原是中原农耕社会四时运作所遵行的历法，具有指导农耕活动的实用功能，之后演变附加历史文化意义。在南洋赤道骄阳下，节气如惊蛰、霜降、小雪、大寒已经没有气象学上的意义；在完全没有农耕操作的新加坡，更没有实用价值。但是身处南洋的华人还是

清明扫墓、冬至吃汤圆，其意义在于保留华夏文化传统。再譬如“白露”，新加坡当然没有“白露为霜”，大家记得的是充满诗意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换句话说，节气的文化因素被保留，甚至发扬光大，保留了原乡的文化记忆；一般人已经不了解，也不在乎节气原来的实用意义了。

在社会因素方面，最重要的是人口结构。位居赤道的海岛新加坡，自开埠以来就是个多元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在文化、语言、宗教、习俗各方面，都呈现多元格局。地理上又是个多方商贾汇集的港口，多元互动交流是常态，彼此相互影响，本身就是一“文化杂糅”（cultural hybridity）的典型范例。

此外，200年来，新加坡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在文化以及政治方面留下大不列颠不可磨灭的遗迹。自1965年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经历强势政府治理下的条规和政策（如语言、教育、传媒）和政治文化，深入生活。这些特有条件也反映在新加坡文化内涵之中。

南洋、南洋风和南洋画派

近年来，新加坡政治领袖和华社领导一再关注寻找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强调新加坡华人已经建立特殊的文化面貌。此时此地关注我们的特殊性，究其原因反映现阶段对新加坡社会认同的集体焦虑（collective anxiety）。为了要彰显新加坡华族文化有异于其他海外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特色，有其难度，因为东南亚，特别是新马两地，地理景观相似，同样经过殖民时代背景，所谓华族文化特色，各地诸多相似之处，要特加新加坡独有标签，不免常有争议。

新加坡开埠200年，逐渐发展为多元民族人口汇集的国际大都市。多元族群经过多年的交流互动，在文化方面必然相互影响，这是新加坡社会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我们也深受周边地区多元文化的影响。当我们审视新加坡华族文化如音乐、舞蹈、戏曲、美术、文学、语言，以至于饮食、服饰、建筑等等，处处呈现来自友族以及东南亚各地的多/异文化元素。所谓“南洋风”，

其来有自。

“南洋”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名词，带有中国本位的意涵。广义而言指南中国海附近的东南亚地区，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包括新、马、印、菲）；狭义而言，在历史上，南洋指的是马来亚地区，即是今日的新马地区。而我们身在新加坡，更习惯性认为南洋就是新加坡。

回溯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海外华人（中华）民族意识萌生，“侨居地”和“祖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交流频繁，中华文化在南洋充分发展，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奠基时期。诸多重要华校、华报、华族社团于此期间创立，由新加坡扩及南洋各地，奠定了南洋以及新加坡华族文化根基，形成所谓的“南洋文化圈”。

由“南洋风”衍生的文化，包含了南洋画派、南洋建筑风格、南洋服饰、南洋风味菜式等等，甚为丰富，其影响力遍及东南亚以及闽粤侨乡。

“南洋风”所呈现的当然算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特色，但却未必是新加坡独有的。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前，基本上新马不分。以食物为例，有关诸种南洋食品的原始出处，近年来两地之间不乏争议，譬如肉骨茶、捞鱼生，出自何时何地，争议不断。再以“海南鸡饭”为例，虽然以海南为名，却是海南所无，远在纽约却还吃得到“新加坡鸡饭”。在纽约和香港还有“星洲炒米粉”，倒从来没有人指称为独特的新加坡食物。由此看来，诸种“标签”多是人定的，争论出处难有定论，也没有意义。

1952年陈文希、刘抗、钟泗滨、陈宗瑞四位新加坡画家结伴到印尼峇厘岛旅游写生创作。次年，四人在新加坡联合举办轰动一时的“峇厘之旅作品展”，展现南洋地区的艺术风貌。1980年，钟泗滨著文主张建立“南洋画派”。之后多年，有关南洋画派的定义和定位，讨论不断。近日更出现“风”和“格”之辩，也开始有学者探究“南洋画派”究竟为何，甚至于是否还存在。

而当新加坡就此争辩不已之际，邻近的马六甲在2016年成立南洋画院，标榜“新南洋画派”，声称马来西亚“华裔画家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结合了南洋地区其他民族的绘画理论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南洋画派”。2019年

2月6日，自称为马来西亚“当代著名（南洋派）艺术家”的谢忝宋登上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展示其艺术创作，声势浩大，背景不详。同年7月，马来西亚画家戴蕾珍在马六甲举办画展，以“南洋画派第三代传承人之一”自居。由此诸种迹象看来，关于马来西亚有意以“南洋画派”申遗的传言或许不假。

此处讨论“南洋画派”的重点不在何谓南洋画派，何谓南洋风，以及“风”和“格”的定义内涵，更无意参与马来西亚画家作为“南洋画派传承人”之辩，此处要强调的还是在文化特殊性的定位。显然，新加坡不能以1950年代的“峇厘之旅作品展”衍生出的“南洋画派”或“南洋风”视为专有。马六甲方面强势争取以“南洋画派传承人”自居，看来南洋画派“身世”之谜，一时还难厘清。当年新马一家，同属马来亚；如今新马分家，各自为政，也只能和马来西亚共戴“南洋”一冠了。

民间信仰的引申： 从七月普渡到庆赞中元

如果连“南洋文化”都是新马不分，不能视为“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那我们要如何寻找我们专有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曾玲教授今年6月应新跃社科大学之邀，发表专题演讲，题目是“从七月普渡到庆赞中元：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创造”，深入浅出分析新加坡华族社会盛大举办“庆赞中元”嘉年华的背景和文化意义，可以作为新加坡独特华族文化的一个实例。

曾玲教授研究新加坡中元节活动多年。根据她的研究，最早有关本地中元普渡的报道出现在百年前的《叻报》。1888年9月8日《叻报》报道在中元节期间，“盂兰之会本坡向最盛行。今已届仲秋，则普渡之事已毕。”

依曾玲的研究，中元节庆的新加坡在地化，主要发生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建国后，“新加坡面对诸如国家认同之建构、社会重组与城市重建、多元种族、宗教、文化和谐政策的制定等等。”新加坡中元节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演化进程。

曾玲分析中元节在新土的文化创造，集中在

三特色，为原乡所无，而在独立后的新加坡社会提供重要功能。

第一是出现在华族社区的“中元会”，成为常年主办庆赞中元活动的非正式组织机构。曾玲指出，中元会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遍布新加坡全岛各处；建立中元会的组织团体包括华人庙宇、华人社团、新镇社区、各行业、工厂与商场，甚至于政府部门、警察局、移民厅、地铁站、巴士总站等。此类组织均为非官方，无需登记（在新加坡极为少见），不具法律地位，但自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约束力，为众所遵循。曾教授强调，“中元会的出现，适应了建国后新加坡社会变迁中社会重组与加强社会凝聚力的需要，已经成为当代新加坡聚合人群、凝聚社会认同的最基层的民间组织。”

目前，新加坡人普遍的庆祝方式是基于各社团机构以及邻里组成的中元会，每年选出一位炉主，由头家炉主与理事主持中元会事务，向会员收月捐等。中元节一到，这些月捐便用来购买祭品。拜祭完毕后，所有祭品均分给会员，每人一份。担任炉主是一大荣誉，自然成为地方领袖。

第二个特色是多元的酬神方式。新加坡礼赞中元承继传统的“酬神戏”，逐渐转换为娱乐大众的“中元歌台”。传统的酬神戏主要为了娱神或答谢神祇，同时供善信观赏，与民同乐。1970年代之后，电视逐渐普及，方言戏剧相对没落，传统酬神戏对年轻一代失去吸引力，现场演出出现观众寥寥无几的现象。中元会为吸引年轻人参与，开始引入歌台演出，逐渐取代传统的酬神戏，到了新世纪愈为流行。根据《新明日报》报道（2016年9月4日）“万人芽笼争看歌台。歌台闹哄哄，大戏冷清清”，据报道，每晚各地歌台达四十处之多，每晚歌台聘金可高达万元！（《新明日报》1996年8月13日）观众竟达万人以上！可谓万人空巷。

新加坡普赞中元的第三个特色是“标福物”。中元会通常会在公共场所如大草地举办。早期中元会摆放酒席中，最中间的一桌放空留给“好兄弟”。参与者每月向炉主捐出一笔钱。这笔费用随后用来购买拜祭“好兄弟”的供奉品，之后也会在参与者之间分配。

“标福物”也在中元会中同时举行。中元标福物，不一定是高价值物品。这些物品通常是受过道士“开光”的“福物”，具宗教意涵，也是新加坡慈善团体筹款的重要来源。根据曾玲教授的统计，单单在1996年，全国肾脏基金经由700个中元会共筹到善款100万元；同年广惠肇留医院也经900多个中元会筹到48万元款项；大众医院则经由560个中元会筹到款项11万元。民间酬神办慈善的财力不可忽视。

依曾玲的分析，中元标福晚宴兼具多种功能，是提供一个持续整个农历七月、涵盖全新加坡各界与全岛各处的社会大舞台。汇聚多元功能的中元标福晚宴，遍及新加坡全岛。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也乐于参与，与民同乐；它兼有社会公益慈善功能，同时向非华族开放与促进国家的多元种族和谐。此一特色或是新加坡庆赞中元独有的多民族共庆（华族）中元一大特色。

结语

150多年来，新加坡的华族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就稳定地占四分之三左右，也是中港台之外唯一的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因为这样，在这里的华族人口始终占的是主导地位，相当能够保留原乡的文化特色。我们是中华之外，又在中华之内。中华是脱不去的标签。

这篇短文要讨论的主题是寻找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结果好像还找不到答案。新加坡独立到今年58年，在一个历史长河里面太短了。只能靠点点滴滴的努力，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孕育出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目前我们更关心的应该是当今华语华文水平的低落，当务之急是如何推动保留文化之根。

新加坡的华族文化离不开大中华文化圈，继续受到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影响。而今中国崛起，对新加坡的华族文化自然有所冲击。这过程中，涵盖“中心”跟“边陲”的互动和转换，也涉及多元身份认同的流动。这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先天存在的“双重性格”，兼有源自原乡华族文化的共性，以及作为“新土”的新加坡文化的特性，也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宝贵的资产。出现于“新土”的文化创新，也已成为文化中华的一部分，可以丰富其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就在新加坡本身，华族文化跟非华族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在差异之处外，是不是有新加坡文化的共性出现？这期间文化认同跟身份认同交错重叠，需要深入观察。

作者简介

郭振羽教授于1990年至1995年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大众传播系创系主任。

1992至2003年间担任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院长；2003年筹划成立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并于2003年至2005年间任创院（署理）院长。

2008年加盟新跃大学（现称新跃社科大学）任学术顾问；2012年任“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

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芽笼士乃

马来人心中的

文化纽带



文图 · 李国樑

华、印、巫族是新加坡三大主要族群，占总人口98%。分别代表华人和印度人地标的牛车水和小印度于19世纪开始发展，马来人的村落分布较广，一些在加冷河口生活的海人跟马来人通婚后往加冷河东岸迁移，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的马来村落开始成型。二战后芽笼士乃的马来居民增长迅速，发展成为马来文化中心。

芽笼士乃地方不大，与海格路（Haig Road）和友诺士（从前的芽笼士乃）合共30多座组屋。由于新加坡组屋政策有种族比例条规，这一带组屋跟其他地区一样，左邻右舍不乏各族人士，大家共用同一台电梯，同一条走廊。

芽笼士乃的马来文原意是香茅（Serai）加工厂（Kilang），原籍阿拉伯的亚塞高夫（Alsagoff）家族将土地出租给居民种植香茅，收成后在工厂提炼成香精油，可见百多年前这一带已有小型工业。

职业专科学校

新加坡智障人士福利促进会（MINDS）所在

地，原为芽笼士乃职业专科学校（Geylang Serai Vocational Institute），职专可说是早期工业的延伸。回溯建国时期，丹戎加东和女皇镇中学率先转型为工艺中学。进入70年代，15间工艺中学拥有完善的金工、木工和电工设施，开放给其他学校的学生上实习课。中二的辍学生可报读职专，毕业后加入工业化的队伍。

芽笼士乃职专成立前，这一带已经有职业学校。例如1952年成立的芽笼手工艺中心（Geylang Craft Centre），课程以家政及商业为主，对象为年龄14岁以上的马来女生，入学条件是小学毕业或修完马来学校7年级。1953年成立的马来技术学院（Malay Craft School），主要教导马来语、英语和木工。

电车带来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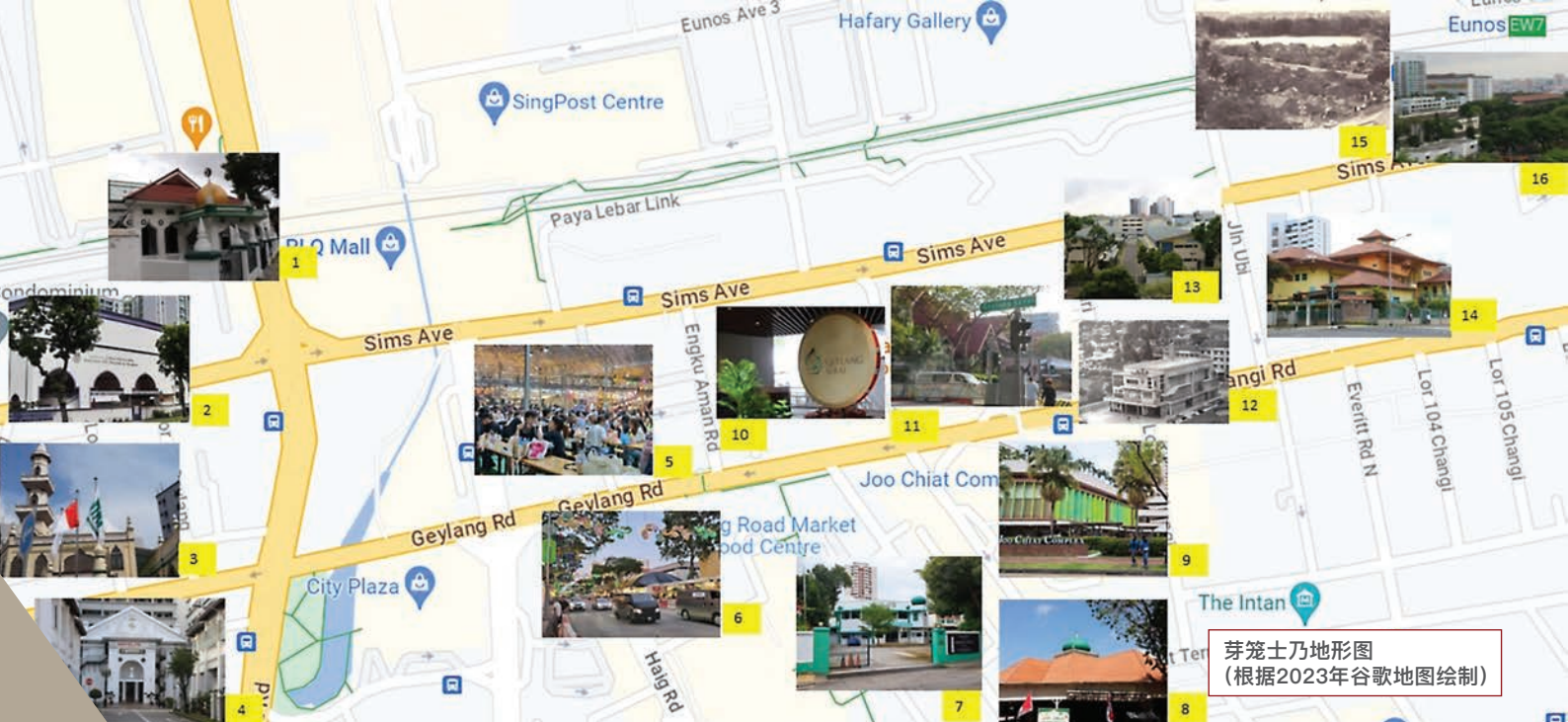
迈向工业化之前，本地的陆路运输业已征聘不少维修员工，芽笼士乃是新加坡交通史的见证者。一个多世纪前，有轨电车的东部总站设在芽笼士乃，1920年代进入无轨电车时代，50年代柴油机巴士取代电车，为电车提供电力的



新加坡智障人士福利促进会（MINDS）所在地，原为芽笼士乃职业专科学校（Geylang Serai Vocational Institute），培养技工来实现工业化



坐落在惹兰乌美的甘榜乌美民众联络所为二战时期的芽笼士乃保留记忆



芽笼士乃地形图
(根据2023年谷歌地图绘制)

- | | | |
|--|-----------------------------------|--|
| 1. 瓦克丹戎回教堂 (Masjid Wak Tanjong) | 7. 塔哈回教堂 (Masjid Taha) | 12. 消失的狮城戏院 (Singapore Cinema)，现在的Millage公寓 |
| 2. 瓦克丹戎回教学校 (Madrasah Wak Tanjong Al-Islamiah) | 8. 卡立回教堂 (Masjid Khalid) | 13. 新加坡智障人士福利促进会 (MINDS) |
| 3. 卡迪雅回教堂 (Masjid Khadijah) | 9. 如切大厦 (Joo Chiat Complex) | 14. 甘榜乌美民众联络所 (Kampong Ubi Community Centre) |
| 4. 环宇广场的皇后戏院 (Queen's Theatre)门面 | 10. 芽笼士乃大厦 (Wisma Geylang Serai) | 15. 消失的甘榜乌美，现在的友诺士组屋区 |
| 5. 季节性的开斋节夜市 | 11. 芽笼士乃巴刹 (Geylang Serai Market) | 16. 友诺士组屋区 (Eunos Estate) |
| 6. 芽笼士乃灯饰 | | |

高空电线逐一消失。便利的交通带来人气，报章曾形容：30多万居民的芽笼士乃是个人口稠密的乡村。

居民的日常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巴刹可说是最接地气的公共场所。如切路 (Joo Chiat Road) 和樟宜路 (Changi Road) 交界的樟宜巴刹和如切巴刹相邻四个年代，60年代芽笼士乃巴刹在两所“旧巴刹”对面开业，让居民有更多选择性。三轮车夫摆起车阵，将满载而归的居民载回甘榜。如今居民购物后用手机打Grab，把大包小包的战利品放到后车厢打道回府。

芽笼士乃和木薯甘榜

木薯 (ubi) 粗生粗长，将木薯干砍成小段插入泥土，收成就指日可待。日据时期芽笼士乃居民种植木薯作为战争食粮，友诺士地铁站一带就是那时候的木薯生产地，因此易名甘榜乌美 (Kampong Ubi, 木薯甘榜)。木薯甘榜只保留现代的甘榜乌美组屋区，芽笼士乃的惹兰乌美 (Jalan Ubi) 和甘榜乌美民众联络所保留地方记忆。

独立年间，建屋发展局在芽笼士乃兴建三座组屋，经常受到水灾困扰的居民受到诱惑，纷

纷搬迁到附近的新镇，加速芽笼士乃朝现代化转型。80年代，樟宜和如切巴刹由如切大厦和新组屋取代。移民厅在如切大厦开设办公室，签发国际护照和入境西马的蓝色护照。迈入千禧年后，蓝色护照作废，大厦内的移民厅跟着结束。如今如切大厦的店家主要销售马来服装、中东地毯和由华人经营的回教特色窗帘。

芽笼士乃小贩中心见证时代变迁

于新马合并期间落成的芽笼士乃巴刹是该区的重要地标，见证马印对抗年代的几番风雨。印度尼西亚认为新马合并是个假象，实际上是先监视，后并吞婆罗洲。1964年4月两名芽笼士乃居民在住所被炸死；五个月后，年迈的三轮车夫在巴刹附近被杀害，相信跟印尼特工进行破坏有关。

半年内发生两起命案，导致人心惶惶。虽然新落成的巴刹可以遮风挡雨，但小贩宁可继续在路边摆摊，万一受到攻击时方便逃生。

转眼间一个甲子已过，巴刹重建两次，湿巴刹、熟食中心和服装店同在屋檐下。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湿巴刹经营蔬果、香料和海产，二楼云集马来和印度回教徒美食。“Sinar Pagi



芽笼士乃十字路口，芽笼士乃巴刹、如切大厦（从前的樟宜巴刹）和后面的组屋（从前的如切巴刹）形成马来文化中心纽带



芽笼士乃熟食中心的“Sinar Pagi Nasi Padang”菜饭摊受推荐为本地最佳美食之一



1930年代落成的皇后戏院门面成为环宇广场（Grandlink Square）的一部分



瓦克丹戎回教学校（Madrasah Wak Tanjong Al-Islamiah）创校过程跟华人乡村建校相似

Nasi Padang”菜饭摊陪伴着第一代芽笼士乃巴刹成长，源自苏门答腊西部的巴东菜色多元化，被SETHLUI美食网评选为本地6000多个熟食摊位中，300大必食佳肴之一。您品尝了吗？

消失的娱乐世界

芽笼士乃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拨出一公顷土地打造马来文化村，促进传统马来手工艺和文化活动。迈入21世纪，原来的马来文化村由综合性的芽笼士乃大厦（Wisma Geylang Serai）取代，并在大厦内设立社区文物馆。这片土地曾经出现过大东方商品展览场和东方世界游乐场（Eastern World Amusement Park），为居民提供在地娱乐场所。

二战前，本地盛行马来歌舞剧邦沙万（Bangsawan）。这类歌舞剧扎根于马来文化，但不乏融入本地的语言特色。土生华人、土生爪夷人和欧亚裔人士都有邦沙万剧团，这类具备本土色彩，掺杂各族语言的演出深受芽笼士乃居民的赏识。

随着娱乐多元化，观众从街头走入电影院。芽笼士乃巴刹旁的Millage公寓原为邵氏院线的狮城戏院（Singapura Cinema），80年代电影市场受到录影带泛滥的打击，专门放映马来与印

度片的狮城戏院跟着倒闭。至于30年代落成的皇后戏院（Queen’s Theatre），其门面成为环宇广场（Grandlink Square）的一部分，让大家重温结伴看戏的旧时代情怀。

殿下的路

芽笼士乃大厦旁有条恩姑阿曼路（Engku Aman Road）。恩姑（Engku）意同殿下，是对王室成员的尊称。恩姑阿曼（Syed Abdulrahman bin Tana Alsagoff）是亚塞高夫家族成员，曾经拥有芽笼大片地产。

在芽笼士乃的木屋区里，恩姑阿曼的屋子是唯一的砖屋。每个星期四，他在住家为村民举行宴会，经常带着孤儿到巴西班让的度假别墅游玩。恩姑阿曼成立的回教基金，用来资助甘榜格南的亚塞高夫阿拉伯学校（Alsagoff Arab School）、慈善药房（Alsagoff Outdoor Dispensary），以及麦波申的Darul Ihsan和Darul Ihsan Lilbanat回教孤儿院，践行做慈善回馈社会的回教教义。

回教堂是凝聚社群的力量

从前爪哇回教徒朝圣归来，有些到芽笼士乃

的种植园工作，有些挑着扁担售卖家乡菜饭，赚取回家的盘缠。20世纪初，这一带的回教堂陆续落成，包括如切路卡立回教堂（Masjid Khalid），芽笼路卡迪雅回教堂（Masjid Khadijah），巴耶利峇路瓦克丹戎回教堂（Masjid Wak Tanjong）、奥南路（Onan Road）塔哈回教堂（Masjid Taha）。

卡立回教堂通过与非营利组织、教堂、寺庙和学校合作，邀请邻近居民参加联谊活动。农历新年期间，委员会带着礼包拜访商店和住宅，跟非回教徒建立起和谐关系。

瓦克丹戎回教堂旁设立的瓦克丹戎回教学校（Madrasah Wak Tanjong Al-Islamiah），创校过程跟华人乡村办校相似。学校成立前，Ustaz Mohamad Noor在自己家里为附近的孩子们上宗教课，随着人数增加，决定筹建一所正规学校。一个多甲子前的小学校，已发展成为今天小学、中学与高中的“直通车”规模。

本地40多万名回教徒以逊尼派为主流，其中有少数什叶派和阿赫迈底亚派（Ahmadiyya）信徒，塔哈回教堂可能是本地唯一的阿赫迈底亚派系。百多年前，这支“新教”于印度旁遮普初创，目前信徒约占全球总回教徒的1%，由于不接受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多次受到激进人士攻击。相比之下，本地社会有容乃大，宗教和谱形成独特的社会凝聚力。

开斋节

对外国人来说，或许芽笼士乃马来百货商场的声誉远超过文化认同，最能感受到地方风味的，就是开斋节了。斋戒月的芽笼士乃好比农历新年的牛车水，到处是流光溢彩的灯饰，络绎不绝的人流。芽笼士乃巴刹和街道旁都有临时搭建的帐篷，各族人士、各年龄层的消费群纷纷前来

逛街、购物、打卡。

马来朋友在开斋节必吃的椰枣是什么味道呢？这时候来逛街，有多个中东和北非品牌的椰枣供品尝。斋戒的日子白天没进食，人体内血糖偏低，椰枣正好补充糖分。有些商家试探市场，制作北海道寿司口味的糕点，为传统开斋节小吃添加新元素。

马来粽（ketupat）是开斋节必备食品，ketupat的名字可能来自爪哇语ngaku lepat，意思是“承认自己的错误”。交叉编织的叶子代表所犯下的错误，纯净的糯米饭象征遵守斋月仪式后脱罪，可见斋月也是自我反省的时刻。

马来传统的现代诠释

芽笼士乃持续增添新活力：不论是巴刹、大厦、地铁站或是行人天桥，高耸的三角屋顶、高脚屋结构、马来村留下的帷幔板或是传统乐器雕塑，都让大家看到马来社区蜕变的过程。未来一两年内，芽笼士乃巴刹将增设亲家庭和无障碍设施，如切大厦外的空地将出现多用途广场，四条马路交界的十字路口将建造灵感出自马来甘榜的艺术拱门，凸显马来文化丰富斑斓的姿彩。

雅迪曼（Yatiman Yusof）的诗歌《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收录在芽笼士乃社区文物馆内，为马来传统做出现代诠释：

明天太阳升起时
高墙缝隙间透射光芒
我不会忘记
住在三房式组屋里
邻家小孩在走廊戏耍
可爱的表情温暖着我
小憩的午后时光
年轻的妈妈串门话家常



塔哈回教堂（Masjid Taha）可能是本地唯一的阿赫迈底亚派回教堂



冠疫情解封后，芽笼士乃的开斋节夜市人山人海

你的心中

荡漾着芽笼士乃三轮车夫的故事

东方世界游艺场阵阵欢歌笑语

小巴载来一车又一车的人客

捎来城里的讯息

这里还有书局巴刹电影院

我们筹划着

与时并进的旧貌新颜

我们不曾忘记

洒满一地的记忆

我们种下生命树

土地跳动的脉搏

跟生活糅合一体

永远别等到那么一天

有人开口询问

“什么是芽笼士乃”

参考文献：

- [1] 河洛郎、庄依颖“芽笼士乃·洋溢马来风情”，《联合早报》2017年9月14日。
- [2] 黄友平《新加坡地名探索》，八方文化（2020），ISBN 978 981 1219 78 8。
- [3] 蓝郁“逛芽笼士乃·细品马来传统建筑之美”，《联合早报》2021年9月30日。
- [4] “Bangsaw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ttps://www.roots.gov.sg/ich-landing/ich/bangsawan> accessed 2 March 2023.
- [5] Bonny Tan, “Syed Abdulrahman Taha Alsagoff”,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776_2004-12-29.html](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776_2004-12-29.html) accessed 28 February 2023.
- [6] Geylang Serai Heritage Gallery, visited 19 March 2023.
- [7] “Geylang Serai Malay Village”,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geylang-serai-malay-village/> accessed 28 February 2023.
- [8] Marsita Omar, “Trams”,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085_2006-06-08.html](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085_2006-06-08.html) accessed 28 February 2023.
- [9] Vernon Cornelius-Takahama, “Geylang Serai”,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747_2004-12-09.html](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747_2004-12-09.html) accessed 28 February 2023.

注：文末诗句由李国樑翻译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An appreciation of the Malay culture at Geylang Serai

The Chinese, Indians, and Malays are three major ethnic groups in Singapore, accounting for 98% of the country's total population. Chinatown and Little India are the Chinese and Indian landmarks respectively, where development began in the 19th century. In contrast, Malay villages were more widely spread across the island. After the World War II, Geylang Serai was developed into a major Malay settlement.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go, some aborigines living at the mouth of the Kallang River intermarried with local Malays. They migrated to the east bank of the Kallang River and Geylang Serai began to take shape. "Geylang Serai" means "Lemongrass (Serai) Processing Plant (Kilang)" in the Malay language. The Alsagoff family, originally Arabs, leased their land to grow lemongrass which was then refined into essential oils in the factory.

Geylang Serai is a small residential area with a total of about 30 HDB flats bounded by Haig Road and Eunos (formerly part of Geylang Serai). Due to the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HDB)'s 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 the neighbourhood is like other HDB towns where people of all races live right next door, sharing public lifts and common corridors.

Before the World War II, Bangsawan was widely performed in the local Malay community. While this style of performance is rooted in the Malay culture, the Peranakans, native Jawis, and Eurasians have their respective Bangsawan troupes. Such performances with a strong multiracial flavour were attractive to the residents of Geylang Serai.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residents of Geylang Serai grew tapioca (ubi) as war food. The area around the Eunos MRT Station was converted to a tapioca plantation at that time hence the name Kampong Ubi was derived. The tapioca kampong has been moved to the modern Kampong Ubi.

In the nation-building years, the HDB built three blocks of flats in Geylang Serai. Residents, frequently hit by floods, attempted to change their kampong lifestyle by moving into such flats. This voluntary relocation accelerated the modernisation process of Geylang Serai.

The Geylang Serai Market was built in the early 1960s and has been rebuilt twice since then. The "Sinar Pagi Nasi Padang" food stall has been around since day one, serving a variety of Padang cuisine originating from West Sumatra. It was selected by digital food publication SETHLUI.com as one of the 300 must-try dishes among more than 6,000 local cooked food stalls.

Not far from the Geylang Serai Market is Engku Aman Road. Engku means "Your Highness" and is an honorary title for royal family members. The street was named after Engku Aman (Syed Abdulrahman bin Tana Alsagoff) because of his kindness to the Muslim community.

Engku Aman held a feast for the villagers every Thursday at his residence. He often brought orphanages to his vacation home in Pasir Panjang. He also established an Islamic fund to finance the Alsagoff Arab school, dispensary, and orphanages. This is a charitable way for Muslims to practise their teachings and give back to society.

For foreigners, perhaps the reputation of the Malay stores in Geylang Serai may surpass its cultural identity. The best way to get a sense of the vibrant culture is during Ramadan, the ninth month of the Islamic calendar. Geylang Serai would be filled with colourful illuminations and a steady stream of visitors. People of all races would crowd around here to soak in the festive ambience.

Dates are ideal for Ramadan, particularly when human bodies lack sugar due to fasting. Malay rice dumplings, known as ketupat, are also a must-have. Ketupat's name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Javanese word "ngaku lepat", which means "to admit one's mistakes". It serves as a reminder that Ramadan is a time of self-reflection.

山村回荡着赤道的风

悼方然



文图·庄永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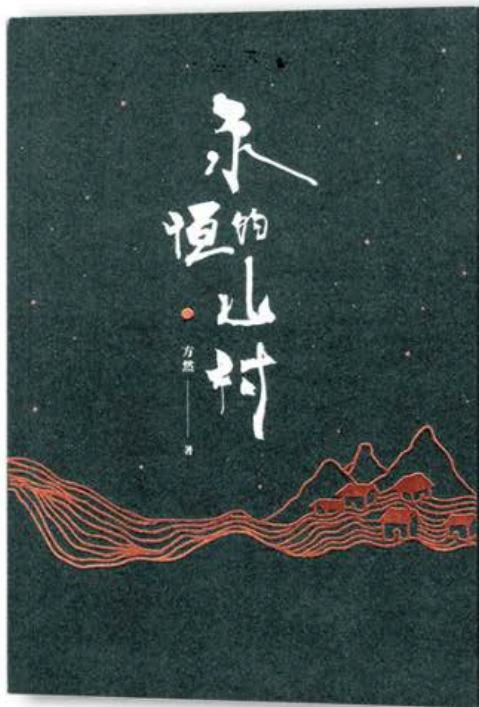
用“争分夺秒”来形容老作家方然最后遗著的出版过程，的确是非常贴切的。这是本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永恒的山村》。原名林国平的方然1943年3月出生于新加坡，今年10月28日下午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80。

据文艺界在《联合早报》上的报道所示，早在2012年方然便开始小说的创作，希望以文字记下当年的旧居——万基山一座小山村的故事，不要它被历史湮灭。尽管得到国家艺术理事会文学创作补助金的支持，但写作的进度是缓慢的。过去10年，方然饱受中风与心脏衰弱等疾病的困扰，幸而有妻子芊华的全心照料。

坚持不懈，小说终于写成。而在文友林高、林仁余等人热情而细心的帮助下，《永恒的山村》一书在今年出版，并定于7月22日在负责发行的友联书局举办发布会。岂料在发布前几天，方然却摔倒了，未能出席，代以一方蓝色的签名印章向购买此书的读者致意。发布会的出席者，不消说，个个心情忐忑。

现年66岁的芊华女士反映，鉴于方然的健康情况，今年家里提早了一个月为他庆祝80大寿，但祝寿过后方然显然满怀郁结，并写下“……生辰忌日/所以没得纪念”的诗句，以抒发胸中的愤懑。于今看来，小说的印行无疑标志着一段文字长跑的成功冲线，作者本身完成了一个心愿，关心方然先生的文友和读者也松下了一口气。

《永恒的山村》源自方然童年成长的地方——合洛路万基山（Bukit Ban Kee），据说从前那里是个甘蜜园，日治时期很多人逃进山里搭建木屋，慢慢形成村子。在新加坡仍为自治邦的1963年，山村发生了一场与河水山大火相仿的祝融之灾，村中的木屋荡然无存，居民后来被徙



《永恒的山村》（赤道风出版社，2023年7月）

置到女皇镇新建的组屋区。

方然文笔显然借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写实风格，小说开篇是一棵雷劈不倒的大榕树，如今却被人用电锯削平了，留下大树墩，而树墩上的横切面，出现了一面魔镜。作者化身的小说主人翁凌天星凝视魔镜，往事突然历历在目地呈现眼前。

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自然是把山村夷为平地的那场大火。使凌天星大惑不解的是，妈妈不知哪来的勇气和力量，从大火中推出一架脚踏针车，轰轰隆隆地随针车冲到山下。在另外一个场面中，没读过高尔基《母亲》的凌妈妈，居然在“中学联”抗议华校改制的大会上冲上讲台，用家乡方言高喊“唐人就应该读唐人册”的大道理……



《赤道风》100期和新版101期（赤道风出版社）

见证交接与传承的一幕

说到这里，本文作者须要交代一下如何认识方然、芊华这对文学夫妻的经过了。从职场上退休多年，我已深居简出，通常不会光因报上的出版消息，便拖着老身去出席一个发布会。因此故事要从上世纪70年代末说起：当年这对一起切磋、共同笔耕的文艺青年，1981年结为连理。

时间到了1986年初，原《热带文艺》编辑部邀请方然组成七人编委，并以芊华的名义注册赤道风出版社，在1986年4月出版《赤道风》创刊号。两年后《赤道风》编委因意见不同先后离去，方然坚持下来，与芊华共同编辑，直到2018年5月出版100期后，才准备卸下重担。（目前《永恒的山村》也经由赤道风出版社出版）。

《赤道风》的宗旨以鼓励华文创作与校园文

艺为主，除了在本地文艺界和教育界享有名声之外，同时也吸引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不少作者和读者。本刊跟海外文友和文学团体也建立了不少联系。一本经营了30多年，整整出了100期的文艺刊物，一旦停刊了那不是很可惜吗？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本地10个文艺团体联办了向方然与芊华致敬暨赤道风100期发布会之后，活跃于文坛的黄明恭医生毅然接手《赤道风》，以“乐家心会”的名义出版第101期。而在黄医生邀约之下，对新加坡文艺本来甚少接触的鄙人也加入了新《赤道风》的编委会，此后助编了一共6期，也成为该刊恒常的投稿人。

《赤道风》第100期与之前的每期，封面推介一位本地画家；新版每期则介绍一位活跃于华文写作界的人物。第101期打头阵的是蔡志礼博士和他的闪小说。此外，本刊宗旨不变。

《赤道风》101期于2018年9月出版，并于该年10月14日（星期日）在国家图书馆五楼 Possibility Room，连同新书《告别伊努卡》一起发布（伊努卡是本地动物园刚去世的“赤道上的北极熊”，《告别》一书主编也是黄明恭）。

交接与传承，方然伉俪是发布会嘉宾，马庆炎高级政务次长主持了发布仪式。

据知方然年轻时曾在太丰饼干厂当工人，之后在建筑工地、裕廊砖窑工作过，摆过地摊，教过补习，活跃于工人组织，主持过文化班，教失学工友读书识字。这些生活的点滴，在《永恒的山村》之中都有所反映。

书中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当然是“凌天星”与补习学生“汪筱蕾”因文学的爱好越走越近，终于在现已拆除的史丹福路红砖图书馆约会，以致到了非卿不娶、非君不嫁的地步。在甜滋滋的蜜月旅行中，汪筱蕾拉着老公的手吻了吻，说：“对，只要咱俩手牵手，天涯海角一起走，没有办不成的事。”

读到此情此景，大家明白了那30年、100期的《赤道风》，是怎样走过来的吗？不过文学的滋味，并不是区区短文这里就可以道尽的。尚未买书的看官，不妨到百胜楼友联书局购得一本《永恒的山村》，细细品尝。

（作者为本地资深报人）



交棒时刻（左起分别为：黄明恭、方然、芊华）

百年三江会馆

唱响越韵新声



文·欧雅丽
图·三江梨园社

10月21日晚，国家图书馆三楼戏剧艺术中心剧院宾朋满座，掌声不断，新加坡三江会馆属下戏曲团体——三江梨园社在这里为观众呈献越剧经典剧目《祥林嫂》，博得阵阵喝彩。这是三江梨园社继2021年首次将该剧目搬上本地舞台之后，再次以崭新的阵容登台，演员们通过精湛的表演技巧和娴熟的唱腔，将祥林嫂和各个角色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本地观众感受越剧的魅力。

呈献越剧经典 传承乡音乡韵

越剧《祥林嫂》是根据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而成，该剧自1946年由一代越剧大师袁雪芬改编搬上舞台后，长演不衰，成为越剧四大经典剧目之一。故事讲述了旧中国一位底层妇女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她年轻时守寡，婆婆在重债逼迫和卫老二的怂恿下，将她卖给山里猎户贺老六为妻。祥林嫂不愿再婚，逃至鲁四老爷家帮工，数月后被卫老二发现，抢至山中与贺老六成亲。婚后生了儿子阿毛，不久丈夫贫病而亡，孩子又被狼叼走，祥林嫂

只得重回鲁家帮工。但因她两次守寡，被认为是不吉之人，深被主人厌恶。祥林嫂畏惧死后受罪，遂将积蓄两年的工钱，到土地庙捐了门槛，以赎“罪孽”，但仍被鲁家撵出，沦为乞丐，终于在一个除夕之夜，倒毙在风雪中。

“现在讲起鲁迅，很多新加坡人都不知道。祥林嫂是鲁迅笔下刻画最深刻的人物形象之一。

《祥林嫂》作为越剧四大名剧之一，整本呈献在舞台上在本地很少见。”谈起三江梨园社这出年度大戏，三江会馆会长李秉蓁博士说。爱好越剧的他也亲自上阵，在剧中饰演鲁四老爷。

本剧的主角祥林嫂由三江梨园社团长李丰博士扮演。她在谈到剧团选这部戏的初衷时说：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是评估一部优秀艺术作品的准则，越剧《祥林嫂》就很成功地体现了这三者的完美结合。”她也分享了当初选这部戏背后的故事，这部戏由戏曲学院艺术总监、本地知名戏曲导演张莉执导。张莉导演帮梨园社排了很多戏，她对每一位团员都很了解，认为剧团很适合排演这出戏。于是，2021年她提议梨园社排演这出戏时，就得到了三江



会馆的支持。

2021年10月，三江梨园社第一次公演《祥林嫂》，当时受到疫情的影响，观众出席率只允许达到全场人数的30%，虽然观众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但演出后仍然收获不少好评，这也激励梨园社将这部戏再次搬上舞台，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欣赏。李丰团长说：“第二次演出，我们力争呈现比第一次更好的演出。换了全新的舞台背景，演员的服装重新量身定做，舞美、灯光设计和化妆等方面也精心安排。团员们前后排练了四个月，努力为大家呈献最精彩的演出。”

据李丰团长介绍，这次《祥林嫂》的演出，在演员安排上也体现了传承和融合。剧中主要人物的扮演者涵盖了7岁至70岁不同的年龄层，贺老六由年轻演员汪端瑞扮演，卫老二和柳妈由来自中国杭州红梅越剧团优秀演员陈梅卿和姜爱莲扮演，卫老婆子则特别邀请了海南协会当家演员、新加坡戏曲学院胡姬花奖获得者宋艾玲跨剧种饰演，演员中还包括梨园社一批年轻的演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毛由一年级小学生7岁小演员李天晓扮演，她努力学习绍兴方言，用方言念出大段台词，出色的表现博得观众阵阵掌声。她是李秉讓会长的孙女，祖孙同台演出，可谓是留下了一段舞台佳话。

此外，三江梨园社呈献的这出《祥林嫂》，还创新性地在结尾处增加了一个尾声，让祥林嫂和贺老六、阿毛一家三口在天堂团聚。震撼的音乐，再加上精心设计的舞台效果，让这个悲剧升华到了幸福团圆的新境界，慰藉了观众的心灵，从而大大提高了舞台剧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此次演出不仅受到了本地观众的称赞，来自中国的“越剧之家”还组团到新加坡见证全本越剧《祥林嫂》在海外的首次上演，他们也对演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三江梨园社凝聚新老移民

三江梨园社除了呈献经典越剧《祥林嫂》外，每年都会在当地举行大型演出，也会推出很多精彩的越剧节目。比如剧团的特色旗舰节目，每两年举办一次的“越剧流派艺术展演”，让每位团员都有机会在舞台上展示他们所学到的舞台表演技术和流派唱腔艺术，剧团也受到新加坡丽的呼声播音站的邀请，定期每月参加空中播音，传播越剧知识和表演艺术，还多次参与国内外的越剧交流活动。作为一个成立仅仅7年的剧团，三江梨园社在短短几年发展迅速，成为本地知名的越剧团体之一，这离不开三江会馆的大力支持。

成立于1906年的三江会馆已经有百多年历史。三江原指浙江、江西和江苏，1927年会馆改组后，三江的范围扩大，除闽、粤、桂三省外，凡长江、黄河、黑龙江三大流域诸省南来之同乡，概属三江，所以来自中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江浙一带的人都可以算三江人。百多年来，三江会馆一直是三江人的精神寄托和归宿，会馆秉持着团结互助，联络感情，热心慈善，共谋福利的宗旨，积极发展会务，在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三江会馆很早就非常重视发展新移民加入社团，早在世纪之初，就开始吸收一批在国大、南大就读的中国学生组成“三江会馆青年团”。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三江会馆汇聚了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新移民，在今年10月进行的董事会换届中，多位新移民加入董事会，并担任重要职务。

三江梨园社的成立也源于三江会馆对三江地区新移民的扶持。2016年，来自上海的新移民李丰加入三江会馆。李丰于1990年来新加坡求学，博士毕业后就留在本地工作，在一家美国企业做产品研发。为缓解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她开始喜欢上自己的乡音——越剧。2002年，当事业和家庭都稳定下来后，她踏上了学



创新性的尾声设计，祥林嫂一家三口在天堂团聚

习越剧的旅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资深越剧票友，还荣获了新加坡戏曲学院胡姬花奖和全球越迷嘉年华兰花奖。在新加坡的这些年，她一直在寻找上海人的组织，2016年她找到了三江会馆便立即加入会员。加入会馆后，李丰便思考自己能为会馆做些什么：“当时我就想到成立一个梨园社，这样不仅能够传播中华戏曲文化和三江地区的乡音，也能用乡音联系和团结所有新老移民，让其成为三江会馆的名片，通过戏曲的演出和活动，让更多新加坡人认识三江会馆。”

成立三江梨园社的建议得到了三江会馆董事会，特别是李秉藎会长的大力支持。李会长热爱戏曲文化，他认为地方戏曲是乡音，是母语中的母语。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越剧是三江人的乡音，传承和弘扬越剧文化的责任三江会馆必须扛起来。他自己也加入梨园社成为其中一份子，是剧团最认真的团员，每次排练从不迟到，背台词也绝不含糊。他不仅自己参与，也鼓励家人一起参与，给予剧团最大限度的支持。三江会馆还专门将会馆三楼辟为梨园社专门的排练场地，并加以改进，如铺地毯，增添放置戏服道具的衣橱，音响设备和小舞台等，让团员们能在专业的条件下进行排练和学习。

每次大型活动也尽量提供人力和财力的支持。梨园社的发展也获得了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

在各方的支持下，三江梨园社逐渐发展壮大，近几年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迅速在戏剧界赢得声誉，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和专业人士加入。目前梨园社的团员已有20多位，他们中有来自外企的高管、医生、教师、金融精英、民众俱乐部的基层领袖、在读学生、退休人士等等。不仅有新移民，也有爱好越剧的本地人，大多数团员都是高学历人士。他们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几乎每个周末都来会馆排练。团员们一起在排练厅挥洒汗水，全身心投入排练，一起完成台前幕后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间接促进了新移民和本地人的融合。

在谈到三江梨园社未来的发展时，李丰团长说：“成立七年以来，三江梨园社已经培养出了一批越剧演员，在唱念打上有一定的基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接下来的一项任务是着重吸收和培养年轻一代的戏曲爱好者，不但在演技上和唱腔上提升，也培养他们在行政管理 and 创新方面的能力。剧团刚刚任命三位优秀的年轻团员担任梨园社三个重要职务：总务、财务和剧务，让他们逐渐参与梨园社的业务和操作，然后把重任转移给第二代核心力量。梨园社要得以继续发展，培养和启用年轻一代至关重要。”

题图说明：祥林嫂在风雪之中挣扎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2021-2022 年杰出会馆奖

暨宗乡总会杰出青年奖

颁奖晚宴



最后一届“杰出会馆奖” 获奖名单揭晓

文·欧雅丽 图·编辑部

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主办的2021-2022年杰出会馆奖暨第四届宗乡总会杰出青年奖，于2023年11月16日晚在宗乡总会一楼礼堂举行颁奖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以主宾身份莅临会场主持颁奖典礼。当晚席开34桌，这是疫情之后“杰出会馆奖”颁奖典礼首次恢复以晚宴的形式进行，多间会员团体代表出席了典礼，共同见证这一重要奖项的揭晓。

疫情中转型突破 7间会馆受表彰

宗乡总会自2011年开始推出“杰出会馆奖”，迄今已经到了第九届，该奖项旨在激励宗乡团体与时俱进，表扬做出突出贡献的会馆。本届共有17家会馆参选，最终获得“杰出会馆奖”的团体有海南陈氏公会、新加坡广东会馆、新加坡晋江会馆、新加坡惠州会馆，以及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金门会馆和新加坡张氏总会则分别荣获“优秀会馆奖”。

本届的获奖团体都在运用科技提升会务方面有显著的表现。无论是举办云端活动，亦或在线上运作会务，都展现了传统社团拥抱新时代的決心。会馆数码化不但带动年长会员掌握科技，加强了海内外乡团的交流，更增进了年轻人和非华社人士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此外，也有会馆发挥互助互爱的精神，走进社区为弱势群体提供协助，有些更是给海外宗亲和乡亲送暖，助他们在疫情中纾困。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在致辞中表示，这些获奖会馆在适应新常态的同时，以创新独特的方式传承文化，促进社交互动，迎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取得了亮眼的成绩，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些会馆在逆境中展现出的仁爱精神。他们积极向有需要帮助的团体伸出援手，甚至为邻国疫情受困者筹款。这不仅展现了会馆的社会责任感，更彰显了促进社会和谐与凝聚力，跨越文化与国界的友情互助。

“杰出会馆奖”评审团主席林任君点评说，纵使疫情带来诸多不便和限制，仍有好些宗乡团

体迎难而上，在例行活动和常年项目之外新增其他活动，其中科技的应用尤其显著，比如搭建云端管理系统、将文物史料数码化、举办线上活动等，都让社团在疫情中实现了转型和突破。将科技融入会馆，也打破了许多人对宗乡团体的刻板印象，并且实现了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在这当中，不难发现年轻生力军的付出和参与。可以说资深前辈的经验加上年轻人的创新和冲劲，令传统社团耳目一新，成功走出自己的道路。

发挥专业提升会务 3位青年获殊荣

第四届宗乡总会杰出青年奖也在当晚颁发，三位会馆青年获得奖项，分别是来自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的张学彬，及同时代表南洋客属总会和丰顺会馆的陈奕姘。来自南洋洪氏总会的洪铭聪因其优秀的表现，也被评审团授予“鼓励奖”。本届获奖青年的背景不同、才华各异，但在会务管理、人文关怀、发扬文化、推动革新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带动了年轻族群了解会馆、走入会馆。

张学彬博士身为企业高管，事业有成，在社团服务方面积极热心。他目前担任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副会长、永远名誉会长、青年团顾问及商业组副主任，同时也是潮安会馆副会长、新加坡

张氏总会署理会长、清河张氏公会会长、世界张氏总会会长。他在担任潮州八邑会馆青年团副团长期间，努力提升会馆青年团在潮团组织的地位及影响力，积极利用新科技发展会务，支持将第三届潮州节及第二届潮州美姐选美赛移师线上举行，让更多人接触和认识潮州文化。

丰顺会馆董事兼青年团团长，同时也是南洋客属总会文化资讯股主任陈奕姘于2004年从中国来新加坡求学，逐渐落地生根。2009年她加入丰顺会馆，由于深谙客粤潮等岭南语言文化，很快成为会馆突出的生力军。作为新一代客家人，她擅长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知识相结合，有效推动会务。疫情期间，她为丰顺会馆发起了线上馆庆活动，同时还兼任节目策划、指导和主持。善用科技的她曾筹备和主持客属总会的线上会庆和新春活动，她曾为南洋客属总会制作了系列直播项目《狮城说客》，宣传客家文化，不但触及广大的海内外观众，更加强了客属会员团体的凝聚力。

南洋洪氏总会的洪铭聪自入会以来就积极协助刚成立的青年团筹办各项活动，他被推选为青年团副团长后，倡议增设IT科技组，大力推动会馆数码化进程。疫情期间，他带领青年团成员为年长理事开办网上视讯会议课程，还提出手机应用程序计划，开发了专属于洪氏总会的应用程序，



第九届杰出会馆奖暨第四届宗乡总会杰出青年奖颁奖典礼疫情后首次恢复以晚宴形式进行，席开34桌

将会务上线。他运用科技专长在传统会馆会务中开创新局面，协助会馆转型。这不仅让会馆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激发了年轻人对历史、文化的兴趣。

宗乡杰青奖评审团主席吴绍均说，时代更新，许多宗乡会馆逐渐跳脱旧有条框，走向年轻化、数码化和多元化，这与睿智的会馆领导和新生代之间的紧密合作离不开关系。从本届候选人的身上，看到他们对自身根源的认同，也看到他们将专长与专业发挥于会馆的发展之上，令人感动。希望众宗乡青年能为弘扬传统文化贡献一己之力，以宗乡团体为平台，尽心尽力地回馈桑梓及社会，将我国华社推向国际。

“杰出会馆奖”完成历史性使命

“杰出会馆奖”与“宗乡总会杰出青年奖”创立至今已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已经颁发了百多个奖项，表彰了众多杰出的会馆和优秀的青年，奖项的荣誉也在优胜团体与获奖者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多年来，宗乡总会一直激励各宗乡会

馆持续创新，弘扬华族文化，为社会贡献力量。这一奖项为各会馆提供了一个相互切磋与学习的平台，同时也树立了典范，鼓励宗乡团体不断提升自己，推动宗乡事业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个奖项已完成了其历史性使命。

蔡其生会长在致辞中宣布：本届是宗乡总会最后一次颁发这两个奖项。未来，宗乡总会将寻求新途径，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激励宗乡会馆寻求突破，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重新明确自己的使命和价值。

题图说明：

杰出会馆奖和宗乡杰青奖得主和主宾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左五）合影。左起为宗乡杰青奖得主陈奕姣和张学彬、金门会馆主席方耀明、潮州八邑会馆永远名誉会长曾建权、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海南陈氏公会会长陈嘉兆、广东会馆会长何国才、惠州会馆会长萧立娟、晋江会馆会长张振铭、张氏总会会长张顺团和宗乡杰青鼓励奖得主洪铭聪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海南陈氏公会

海南陈氏公会在古典诗词推广方面颇有建树。该会有感诗词吟唱正濒临消失，本地人也相当陌生，多年来积极不懈地进行传承和弘扬诗词吟唱的工作，让国人了解甚至爱上这块瑰宝。2022年，该会开办为期四周的“中华古典诗词的朗诵与吟唱”免费课程。由于反应踊跃，该会又主办了第一届“全国中华诗词吟唱比赛”，吸引了40多人报名参加。



海南陈氏公会主办了第一届“全国中华诗词吟唱比赛”

海南陈氏公会致力于推动文教工作，其中就包括推出海南文化丛谈系列、导读活动、网络授课等。该会自2020年开始在网上教授中国古代启蒙儿童读物《幼学琼林》。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该会把它翻译成白话文，每天发送到各大群组，触及无数用户及读者。

此外，该会也开办了海南会话班和汉语拼音分享课程，吸引许多会员及非会员的参与。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年长人士报名学习汉语拼音，年龄最大者已有八旬。指导老师以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不仅提升了年长学员的学习兴趣，也让他们更有效地掌握标准发音，并且学会使用汉语拼音来发送手机短讯。

继2019年出版了首部“宗谱”《开族传世谱集》，海南陈氏公会随即展开《相册家谱》的编修工作。这项工程以搜集、汇集家族新旧生活照、图片、图表等文史资料，编辑成图文并茂，易查易懂的家谱，以便巩固族人的自我认知和爱国精神。

新加坡广东会馆

三年疫情导致许多国人的生计受到影响。新加坡广东会馆本着同舟共济、助人为乐的精神，推出了社区抗疫关怀援助计划。通过与人民协会伙伴拓展署的合作，向各区急需援助的弱势家庭派发现金红包，一解燃眉之急。

2021年至2022年间，该会董事会成员陪同国会议员，分别走访了九个社区，向数百户低收入家庭及两千多名年长者派发关怀红包，总额超过十万新元。会馆借着活动拜访各族居民，对促进



2022年岁末，新加坡广东会馆
承办了第四届新加坡挥春节

种族和谐、社会包容与团结起到积极的作用。该会服务社会的精神得到认可，获颁人民协会2022年度社区精神表扬奖之“卓越奖”的殊荣。

为欢庆新加坡建国57周年暨会馆成立85周年，新加坡广东会馆于2022年举办“饮水思源、敬老尊贤”双庆午宴。多名政商领袖和社会贤达出席了庆典，该会的41位领导成员也在会上获颁“社会贡献奖”，表扬他们的作为。

2022年岁末，新加坡广东会馆承办了第四届新加坡挥春节，主题为“玉兔临门福寿多”。本届活动规模比往年盛大，活动反应非常热烈。多达300位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齐集一堂，挥春、送福、赠春联。除了迎接春节的到来，亦促进了团体间的联谊与合作。

喜庆之余会馆不忘关怀弱势群体。在人民协会的安排下，挥春节还邀请了大巴窑西区百多名弱势长者出席，并派给关怀红包及商家所赞助的礼包。活动也送出了春联和“福”字给多个单位和团体，当中就包括学校、慈善组织、民众俱乐社团和安老院等，把春节气息传递到全岛各地。

新加坡晋江会馆

新加坡晋江会馆于2021年发起会所装修并融入文史展厅之提案，成功获得会内的支持及国家文物局的赞助。文史厅命名为《晋江廊——团结与坚毅的所在》，通过一个时间走廊的概念，展出晋江人和该会在新加坡的重要事迹。内容包括早年估俚的生活和工作、会馆沿革、早期的社会功能、晋江乡贤的故事、会馆在21世纪的新使命等。文史资料结合数码科技，让会馆更有人气，继续传承使命。

晋江会馆自2019年开始举办全国性家族故事手帐创作比赛，以鼓励年轻国人收集家族故事，激发他们学习与探索的热忱。2021年举办的第三届手帐创作比赛便以“我的家族私房菜”为主题进行征件，共收获60份作品，收录了各式各样的传家菜，国人的生活文化，以及暖心的家庭故事。为此，该会决定设立一个线上的永久性展厅，分享历届得奖作品，发扬新加坡的文化与家庭观。

在青年会务方面，新加坡晋江会馆亦大有作

为。在“三代同堂庆中秋2022”晚会上，该会推出了“祖籍卡”供会员子女或孙子女申请。此举让年轻一代认识自己的祖籍、祖辈，学习追根溯源，加强身份认同感。此外，该会青年团在印尼巴淡岛举办两天一夜的集思营，经过讨论确立了青年团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和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2021年11月13日，第三届手帐创作比赛颁奖典礼

新加坡惠州会馆

作为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会馆之一，新加坡惠州会馆不忘初心，持续为社会服务。在2021年及2022年间共举办和参与了逾70项活动，其中10项大型活动极具意义。

新冠疫情爆发后，新加坡红十字会的善款大幅减少。有鉴于此，该会于2021赞助举办大型线上义演“黑猫剧场：人间情”，演出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得到热烈回响。同年，该会突破疫情局限，以线上结合线下形式如期召开会员大会，将会务推向数码化，赢得媒体的赞赏。

翌年，惠州会馆为庆祝创会200周年，在乌节大酒店举办了纪念晚宴，同时推介《两百年》纪念特刊。活动席开83桌，盛况空前。庆典晚宴得到各方相助，筹获43万元，专程到场义演者包括惠州市国宝级歌唱家黄红英、香港著名演员曾志伟、马国明及姚子羚；惠州市长温金荣录制视频献上祝福。副总理黄循财在晚宴暨纪念特刊推介礼上赞扬惠州会馆“小会馆也能办大事”，肯定了惠州会馆在巩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会馆为

配合200周年庆，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及慈善筹款歌舞剧《妈妈的旗袍》，成功筹获逾42万元。

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是惠州会馆创会200周年的重大使命。2022年，该会按照计划搬迁至如切路的永久地契新会所，以实际行动开拓新家园，包括在会所内设立文物馆及复制“百年牌匾”，会务从此迈入新的里程碑。



为配合200周年庆，惠州会馆推出了慈善筹款歌舞剧《妈妈的旗袍》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2021年，世界各地仍未走出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发起“潮人助力抗疫·乡亲齐舟送暖”慈善计划，成功在短时间内筹获逾22万新元，赈济马国的疫情受困者。

同年11月，第三届潮州节隆重开幕。除了本地的潮属社团，国外的民间与政府机构也给予这项活动鼎力支持。这是一个跨越时间、地域、年龄的云端文化盛典，以“虚拟潮州村”的方式在

线上展示潮汕历史文化、习俗，让世界各地民众轻松在家感受传统潮州文化。

“虚拟潮州村”设有12个展区，内容老少咸宜。主办方还特别融入新潮的饶舌歌曲、潮剧、歌谣、潮语学堂等，让年轻一代接触传统。为了让民众品尝到正宗潮州味，主办方采用线上订购、线下配送模式，将美食快递至订餐者家中。为期十天的活动吸引了世界各地超过100万人次浏览，其中78%的浏览者使用的是英文界面。

2022年，会馆在醉花林俱乐部举办“壬寅虎年新春招待会”。受冠病疫情影响，团拜活动以线上结合线下方式举办。尽管团拜受到安全防护措施的限制，但节目依旧精彩纷呈，各方宾主尽欢。

同年年底，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庆祝成立93周年，同时与新跃社科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为潮商们开办大师班课程。这是会馆继举办潮人企业家奖评选、企业家讲座，协助潮商开拓海外市场及国际商贸交流后，又一个创新转型的重大项目。



2022年潮州八邑会馆举办93周年庆典晚宴，在王瑞杰副总理（右二）的见证下，曾建权会长（右一）代表潮州八邑会馆、林宝顺会长（左一）代表揭阳会馆与新跃社科大学张起杰校长（左二）签署合作备忘录，为潮商们开办大师班课程

金门会馆

金门会馆在提升与转型上的表现有目共睹。2021年，该会完成了会所整修工程，并于翌年举办启用仪式。另外，会馆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发了设施管理系统，令场地设施等资产有更妥善的规划。

金门会馆努力朝数码化迈进。早前，金门会馆拍摄了《金门精神》短片。由时任蔡其生主席和张松声副主席、以及五位年轻乡亲的故事，带出不同层面的金门精神。另一方面，官网的启动标志着该会进入了新的里程碑。此外，该会也取



金门会馆颁发奖学金给会员子女

得了金门县政府社会处、地政局、文化局，以及国立师范大学江柏炜教授的支持，授权使用县政府相关网站资讯，如《金门村史》系列线上图书等，让金门会馆网站成为一个丰富多元的平台。

为庆祝成立150周年，金门会馆发布了双语历史图文集《极目远航》。书中记录了金门人在本地的拼搏历程、生活片段和精神面貌。另外，该会也将珍贵的馆藏资料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为我国的文史资料库添砖加瓦。

会馆参与了由金门县政府主办的“2022金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活动。此外，该会也曾两度参与金门县政府教育处主办的“原乡再连结-海外移民线上讲堂”，多名会馆领袖及会员受邀主讲或参与论坛对话。

金门会馆的青年事务也相当活跃。青年团成员黄歆尧和蔡青燕就参与了国家档案馆新冠特别项目Significant Events: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andemic，贡献了数段口述历史访谈。青年团也派出代表出席讲座和接受访问，畅谈宗乡社团与年轻人的关系。

新加坡张氏总会

新加坡张氏总会在提倡会馆青年运动方面表现亮眼。该会青年团自成立以来就不断壮大，成果归功于有效的组织管理。近年来，青年团陆续从各个领域招贤纳士，以便更有系统性地发展青年团，从而培养社团未来领袖。

青年团通过六个方面推展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该团旗下的社区服务小组自2019年起进社区走动，派发物资给有需要人士，并协助清理和粉刷房屋。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吸引了一群热血青年的加入，他们不仅呼朋唤友一同参与，有好多还是会员的第二或第三代。除了社区服务，青年团还设有企业组、数码创新组等，通过各种项目和援助与年轻人接轨。青年团的崛起令总会更朝气蓬勃，进而提升了社团的可持续发展性。

2022年，新加坡张氏总会和清河张氏公会首次联合举办双庆活动，提升宗亲凝聚力。这也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该会最大规模的活动，原本只计划席开50桌，由于反应超乎预期，最后增至80桌，逾800人出席了庆典。筹办工作由该会青年

团主导，充分展现了承前启后的精神。

环保是社会责任，新加坡张氏总会亦对此十分重视。该会透过举办净滩、泛舟净河等活动，身体力行来保护环境。该会召集会员出席活动，也鼓励会员子女一起参加。一来增进宗亲之间的交流，二来也给年轻一代灌输爱护环境的价值观。



张氏总会青年团举办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活动

(会馆内容由欧雅丽整理)

血虚证？要懂得自我调理



文图 · 李日琳

新加坡是高度发达的国家，女性就业率很高，职业妇女需要平衡家庭与工作，心理和生理都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耗气伤血，所以血虚证也是新加坡女性最常见的证候。表现为常感疲倦乏力、头晕眼花、心悸失眠、贫血、脱发、皮肤干痒、月经不调等。

中医认为气血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气血通过经络、血脉、五脏六腑及其他器官，循环全身。气血充盈，则百病不生。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气血辨证就是分析、判断疾病中是否有气血亏损或运行障碍的证候存在。如：亏虚方面可见气虚或血虚，运行失常方面可见气滞或血瘀。

我们都知道女子以血为先天，女子的经带胎产皆依赖血液的支持，所以血虚类证候是女性临床最常见的证候。

血虚的原因

常见的误区是人们以为血虚就是贫血。但其实血虚和贫血是不同的概念，贫血是血液中血红蛋白指数低下，中医的血虚是一类证候，是指血液亏少，不能濡养脏腑经络及各器官组织而表现的虚弱证候。贫血可以是血虚的一个原因，而引起血虚的原因还包括：

- 1.失血过多，新血不能及时补充；
- 2.生血不足，如脾胃运化功能减退，或营养不足，以致生血无源；
- 3.思虑太过，耗伤阴血；

- 4.瘀血阻滞脉络，造成局部供血不足；
- 5.久病、大病等，伤精耗气，气血生化之源枯竭。

血虚的证候

心主血而肝藏血，血虚证候一般指的是心血虚证和肝血虚证，此外血虚也可形成血虚肠燥证和血虚肤燥生风证。

心血虚证：心血不足，心失所养，心动失常，故见心悸；血不养心，心神不安，则见失眠、多梦；血虚不能濡养头目，故见头晕、健忘、面色淡白或萎黄，唇舌色淡；血少脉道失充，故脉细无力。治疗以归脾汤为主，常用当归、龙眼肉、白术、黄芪、人参、酸枣仁等药物。

肝血虚证：肝开窍于目，在体为筋，其华在爪。肝血不足，目失所养，故目眩，视物模糊或夜盲；血虚不能濡养筋脉、肌肤，则肢体麻木、肌肉震颤、皮肤干涩、指甲色淡；女子以肝为先天，肝血不足，血海空虚，冲任失充，故女子月经量少，色淡，衍期甚或闭经。治疗以四物汤或归芍地黄汤为主，常用当归、白芍、地黄、山茱萸、山药、茯苓等药物。

血虚肠燥证：血虚致使肠道失于滋润，肠燥津枯，大肠传导失职，故大便秘结，难以排出，或欲解不下，时有排便不尽感；伴气短乏力，口干头晕；老年人的便秘以此证型为主。治疗以养血润肠为主，常用熟地黄、白芍、何

首乌、火麻仁、桑葚、当归等药物。

血虚风燥证：血虚日久致使肌肤失养，血虚生风化燥，风气搏于肌肤，故皮损反复迁延日久；津血同源，血虚也使阴血不足，虚火内生，故有心烦易怒，口干；或虚热内扰，夜间症状加重；舌淡脉细，多见于牛皮癣、湿疹、瘾疹等皮肤病，治疗以当归饮子为主。常用当归、何首乌、白芍、川芎、炙甘草、荆芥等药物。

简单实用的食疗方

这里介绍几款简单实用的食疗方，帮助职业女性自我调理改善血虚的证候。



当归黄芪茶

适合因月经量过多而出现头晕、气短、四肢冰冷等气血两虚的女性。

3. 枸杞黑芝麻糊

做法：黑芝麻500g、白米100g、枸杞若干。将黑芝麻和白米炒香后，放入磨粉机打成细粉备用。食用时用滚水冲泡成米糊，加入10粒枸杞一起服用。

功效：枸杞补肝肾养气血，并能明目护眼；黑芝麻益精养血，可改善贫血和脱发。

适合经常熬夜、眼睛干涩、皮肤干痒、手脚时常抽筋等肝血虚的女性。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桂圆红枣茶

1. 桂圆红枣茶

做法：龙眼干10颗、红枣4颗、生姜一片、陈皮一片，泡茶饮。

功效：龙眼入心脾经，养血安神。饭后服，既促进消化，又能安神入眠，放松身心。

适合工作繁忙、思虑过多、健忘、睡眠易醒的心血虚女性。

2. 当归黄芪茶

做法：当归6g、黄芪12g、红枣4颗，泡茶饮，早晚饮用。

功效：当归补血，黄芪补气，经常饮用可以提高免疫力。



枸杞黑芝麻糊

我会保护你

文·黄楷婷

我认为，我的邻居身边有鬼怪。

她是一名二十余岁的女孩，披着一头顺滑漂亮的黑色长直发，喜欢穿款式休闲的衣装。

她是那样清纯可爱，我想，只有“清可”这个名字能与她相配。

那一天我偶然瞥见她的背影，纯白T恤，穿牛仔短裤，腿很长，步伐轻快，少女青春的气息撩动着我的心绪。我按住因为猛然升起的激动情绪而微微颤抖着的手，内里淌在血管中的液体开始发烫沸腾。这个不寻常的反应使我在心中断定，清可的周边有鬼怪觊觎。

既然有鬼怪出没，我便有义务无时无刻跟随在她身边，保护她。

我在家中翻出了一台仪器，银白色的金属装置，小巧便于携带，只是有些老旧了，每次使用都会发出咔嚓的声响。

这是一台能够探测鬼怪的仪器。

我将它放在手中把玩着，摩挲着中间的玻璃圆罩。金属特有的冰凉触感渗入指尖，一想象到它发挥作用时的场景，我禁不住咧开嘴角：“它能够映出恶鬼的身形。”

所以，我拿着这台仪器跟在清可身后，时刻使用着它。

我守在她的公司楼下，审视着来往进出的人群。同时，我压低了鸭舌帽的帽檐，防止被她认出。贸然告诉她有鬼怪的存在只会被当作疯子，所以我不会告诉清可我在暗中保护她。

“街道上的人群来来往往，看似稀松平常，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在下一刻露出凶相掳走她。”我紧盯着玻璃窗内清可娇俏的笑颜，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强调着。

在她踏出办公楼的那一刻，我举起手中的仪器。

“咔嚓。”

“清可回家的途中同样需要我的护送，现在正值傍晚，鬼怪隐藏在街道最为阴暗幽深的角落蠢蠢欲动。”我在心里默默念叨着。我戴好口罩，远远地跟在她的身后，行走时的足音与她的脚步声同频率。

夜色笼罩之下，清可似乎也感受到了鬼怪的威胁，有时会神经质似的突然回头，然后转身加快前进的脚步。

“你在害怕吗？”我笑着看向她单薄的，逃跑似的背影，拿起仪器，瞄准，聚焦，口中无声地说着，“不用怕，我会保护好你。”

“咔嚓，咔嚓。”

清可回家后就离开了我的视线范围，而我无法忍受她身处在我不能监测到的地方。于是我添置了一个针孔型探测仪，安装在她窗台的边沿处，时刻关注着她房间里的动向。

“深夜是最为危险的时间段。当你在睡梦中，无数恶意会对你探出爪牙，而你毫无防备……”安装探测仪的那天，她浑然不觉，我隔着玻璃凝视着陷入沉眠的她，手指在窗上描摹出她的模样，“所以我的这些行为都是必要的……”

宇宙的真理

文·蔡菱恩

我早就知道
突兀的休止符才是宇宙的真理
瀑布于断崖归于平静
梅花在春天毅然离开
所以我们平静地接受所有枯败的花和残缺的月

如伟大的乐章于你我一般
真理在宇宙诞生之前就铭篆了千万年
在天地的奠基上
黑色的玄武石
古老 高耸 矗立
一字一句斩断无数残连的妄念

纵有重如亿万年的威压
我愿以我久处玄武下的残躯殉宇宙
殉宇宙的真理
殉你 殉你从出生到死亡的美好和不堪
最后殉我自己

忘掉一切父母教你的
学校上过的
人们总说的
将人间的痛苦和幸福剥离

最后一次
用你一无所有的灵魂
拥抱我
我还你我倾尽一切的亲吻

林高评语：

此诗之意旨深远。诗中的“你”是谁呢？是宇宙的真理，一个抽象的信念？还是和“我”朝思暮想的理想？——它是“我们”都深情向往的、一个存在于万千年、铭刻于天地间的真理？蔡菱恩是学哲学的，经过幽婉曲折的思维训练，笔下赋予她的语言丰富的情感。节奏抑扬顿挫。最后一节倾力一搏，铿锵有声。

“咔嚓，咔嚓，咔嚓。”

但清可察觉出了什么。

或许是因为有时我未能藏好的身影，巷子里偶尔太急促的脚步，又或是因为，我未曾掩饰直视着她的目光。她可能隐约意识到我对她的保护，意识到自己周边有鬼怪觊觎，于是开始一惊一乍，疑神疑鬼。

所以当她在窗玻璃上不慎留下的指印时，崩溃了。

那天晚上清可在屋里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声音语无伦次，歇斯底里。而我在窗外静静听着。隐约听到“疯子”“窥视”的字眼时，我尽力压抑着自己想要笑出声的欲望，内心感叹她的无知，甚至曲解了我对她的保护。

“但是没有关系，我会保护好你，每时每刻。”

钥匙拧开门锁时带着咔哒一声，随后便是风灌入屋中，吹动纸张沙沙作响。我点亮了我房间的灯，惨白的光充盈了整个房间，照亮了一张张相片纸。相片记录了清可跨步走出公司时的疲惫，走夜路时的四下张望，躺在床上陷入睡梦中的平静。

我近乎痴迷地抚过相片中她天真无邪的模样，在心中暗暗默念着：“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林高评语：

黄楷婷用一个心理变态者的眼睛说一个爱恋的故事，他想保护她。他甚至为她取名字，一切都为她设想。自始至终都是“我”在自言自语，在他看来，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都可能会在下一刻露出凶相把她掳走。叙述过程带出趣味，也留下悬念。读者不会觉得“我”是痴心的，反而会提高警惕，人的“善良”可能出自不善的动机。



恋爱的味道

文·禹鹏

假如
番茄依偎在青葱身旁
在秋千上游荡
在树杈里休憩
嘎吱嘎吱
你的足迹踩过我的菜地

假如
盐是甜的 醋是辣的
上帝把我们拌在一起
滴答滴答
我们的搭配散发着诱人香气

假如
我的碗里只有你
一根筷子夹住了
吸溜吸溜
咀嚼相遇的甜蜜

假如
这一切都是真的

林高评语：

禹鹏想表达青少年对爱情的向往。几乎调动了声、色、味的感官，想象丰富、新颖。语言干净。“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不等于说，这一切不是真的。结束这一小节翻出的余响更叫人要回头去看看“我们”是怎么登对，怎么令“我”痴心妄想。

岑岑屋

文·隋欣格

二百年前
静静地
躺在那里

女主人的绣珠鞋踩过瓷砖
她的纱笼裙贴在华丽又沉稳的紫檀木椅上
她的手端起彩瓷茶杯
她的红唇轻抿一口龙眼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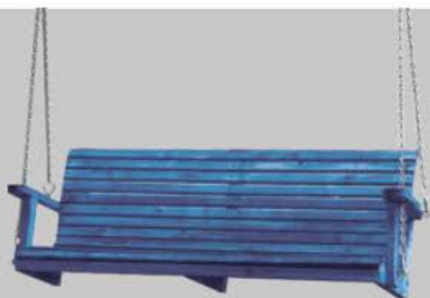
男主人的皮鞋踩过瓷砖
他坐在书桌前，翻开英汉字典
手指敲击着打字机

黄铜香炉里，香火烧得正旺
青烟缭绕，熏得我头疼
霎时间，一切都消失了
只光阴静静地躺在那里

林高评语：

隋欣格选择一些物象，譬如瓷砖，表达她探访岑岑屋（土生华人博物馆）的感受和感悟。

这些物象显然转变为一个喻体，象征岑岑屋所承载的意义。“光阴”是一个不能跳跃过去的意象，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开头尤其好：“二百年前/静静地、躺在那里”。作者把抽象的时间转换成可以感觉到、可以看到的画面。一切是静态的，可是，悄悄的，“瓷砖”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会在“星换物移”之时产生新的意义或者改变它的意义。





不见的神像

作者·曾国平

阿豪的关公神像不见了，那是今年农历七月他从中元庆高价竞标得到的。一尊瓷製关公像，虽然不大却栩栩如生，十分罕见。阿豪一眼就相中，觉得这尊神像与自己有缘，一双神眼炯炯有神，仿佛能看透自己的前世今生，他觉得必须把关公带回家，必能保佑他一家平安且带来好运。

他把神像请回家后专门找了小学的朋友安平来帮他选位开光，安平是专业风水师，指出阿豪家客厅靠走廊的窗口边的位置是吉位，放在那里最适合不过。

“那是放电视的桌子，适合吗？”

“正是这个位置，而且正是要放在电视旁边，窗口要打开，让光照进来，关帝爷会喜欢。”安平肯定地说。

“有特别要注意的事吗？”

“没有什么，早晚一柱香，虔诚就好。不用装饰，不需供奉酒肉。”

阿豪照安平的吩咐做了，果然觉得好运连连。首先在请回神像后的第二个星期，他驾的货车号码开了头奖。他买这个号码已几年了，

从未中过奖，都想放弃了，这次心血来潮竟压了十大十小，不想正中头奖，把这些年输的钱连本带利地赚了回来，还发了一笔小财。

接着他妻子秀珠的上司忽然说要退休移民，老板马上升秀珠做部门经理，还加薪500元，真是喜从天降，秀珠高中毕业后就在这间公司工作，凭着努力和认真，得到上司的赏识，还鼓励她去上夜校，她真没想到会有成为部门经理的一天。

这还没完，两个星期后他们去超市买东西，购物收据参加幸运抽奖，又抽中“百倍”，赢了一万五千元。

他们大女儿露儿今年成绩放榜考了全校第一。他女儿一向学业成绩不错，但一直就输给两个学霸，今年成了状元，实在意想不到。

又一个星期后，阿豪老板送了阿豪一个“五支火柴”名表，作为他在公司服务二十年的奖励。阿豪上网查了一下，这只表至少值得一万多新元。这些“好事”接二连三，让他们一家笑得合不拢嘴。

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关老爷的眷顾，不敢怠慢，每天早晚都是洗漱更衣后才去上香，心中

满是感激。

上星期忽然收到一通电话说他在加油站以信用卡加油买烟赢了幸运抽奖的大奖，奖品竟是一辆日产轿车而且还包了拥车证！开始他还以为是诈骗电话，但对方不需他付款或提供其它资料，只要他带着居民证明天去领车，不由得他不相信。

当他把车驾回家楼下的停车场，这样的好运气一下子在小区传了开来，左邻右舍一下子都传遍了。有的甚至跑到他家门口张望，为了一睹这尊关帝神像，也想沾沾一点好运。有的人竟从窗口伸手进来摸神像，认为这样更会为自己带来好运。

二

来的人实在太多了，阿豪开始感到担忧和不耐烦。有的人竟要求进屋来拜关帝，有的说想求关帝爷为他们消灾，因为近来运气不顺。有的说想求关帝爷也给个真字，好中个奖改改运。有的说想求关帝爷保佑他们出入平安，孩子考上大学，更有想关帝爷为他们治病的，真是什么要求都有。

一些老邻居他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就让他们进屋来许愿，渐渐地一些不那么熟悉的，甚至陌生的人都开始来敲门，有的甚至带着祭拜的香烛和纸钱祭品。还有的说为了还愿，因为上回来许的愿关帝爷显灵了，还买了礼物要答谢阿豪。阿豪真是收也不是，拒绝也不是，来的人太多，他下班回家就有人在门口等他，一个接一个，到了晚上10点都有人上门，他的家俨然成了一间关帝庙了。

这下子阿豪一家人的生活被一波波的不速之客打扰，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孩子放学后都躲在房间不敢出来，连吃饭都躲在里面吃。有的访客还比较会做人，到阿豪家轻声细语，匆匆来去，有的却大声喧哗，久久不愿离开。有的一星期竟然来了5次，每次还带不同的朋友来。

即使关上窗门和灯，竟还有人深夜来敲

门，什么理由都有，比如家人有急病，需要关老爷紧急解难，又比如有人说被恶鬼缠身，需要关老爷才能驱邪。

不久已有人把这些“神迹”放到网上，说三巴旺某座组屋出现超灵关帝像，无论求财求平安都有求必应，引来全岛热议，来的人就更多了，其中不少仅仅是为了好奇，或者来打个卡，拍个照放在网上。

不久甚至有人留言要出高价买下神像。出价从10万起跳，一路飙升，不到一星期，已经飙到300万！

三

面对这一切，阿豪有点手足无措且患得患失。一家生活已经大受影响，同时他对人家出高价要买关帝像，不免有点心动。阿豪马上找安平求助。

“恭喜啊，我也听说了。你家是被关老爷眷顾了。但千万不能卖神像哦，这是对关老爷的大不敬。而且不可移动神像方位，我为你选的那个位置最适合，移动就不灵了。另外窗也要开着，晚上才关上吧。”

“我怕有人从窗口摸神像，惊扰了关老爷，万一不小心推倒就不妙了，神像是瓷制的，只怕会摔碎。”

“你在那里安上细纹铁窗花，他们的手就伸不进来。你也不要让人进屋来拜，记住你家关老爷不吃人间烟火，也不要向他求财什么的，他会自然保佑你平安顺遂，那是你平时修来的，也是你和他的缘份。”

阿豪听了安平的话，安装了铁窗花，拒绝一切访客信众。虽然难免引起一些人不满和一些人锲而不舍的请求，他除了开一扇窗，平常都大门深锁。但是这就引起一些人不高兴了。

“自私鬼，人家有难也不帮。”

“关老爷是大家的神，你们这样把关老爷锁在家，他也不会保佑你们！”

接着就有人口出恶语了。

四

这天，阿豪下班回家，就发现座上关老爷竟不翼而飞，这一惊非同小可，此时家里没人，妻子还没下班，两个女儿还在学校，他察看门户和房里各处，一切如常不像入贼的样子。

他细看地上并无尘埃或足印，窗子亦如平常一样半开着。阳光从外头照进来，照在平常关老爷的神座位置，他感到一点晕眩，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关老爷不见了。

这对阿豪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毕竟自从有了关帝像，他们一家好像“好运不断”。他一时不知所措，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秀珠下班后虽然显得有些惊讶，却还淡定。她依旧准备晚餐，安慰着阿豪：“不见就算了，也许关老爷到别处去帮人了，他关照我们也很多了，要知足啊。”

“但光天化日，关老爷怎会凭空消失？”

“那咱们家进贼了吗？你检查了这么久，有看出什么蛛丝马迹吗？”

“我就是想不明白，这物质不灭定理咱们都学过，关老爷就这样不见了，你说可能吗？”

“你不是一直相信关帝爷来到咱们家是神迹吗？你还用什么科学理论来解释他的出现和消失？”

阿豪哑口无言，一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安稳，接下来几天一直有人来敲门要拜关老爷，他都指着空置的位子说：“关帝爷不见了。”

许多人还不相信，认为他把关帝像收藏起来了，更有人问是不是他卖掉了？卖了多少钱？

他也曾怀疑是否是邻居偷了他的宝物，一下怀疑左邻，一下怀疑右舍，每个看着都像，每个又看似无辜。

阿豪又打电话请教安平，安平说：“没有人会笨到去偷神像，那是对神明的大不敬，非但得不到护佑，还会遭惹祸害。你和关帝爷的缘分已尽，就看开点吧。人要知足哦。”

安平接着也在网上向人证实他朋友的神像消失的传闻是真的。如此这般过好一阵，终于来访者少了，网上也传出“超灵关帝像神秘消

失”而且说这也是一种神迹的讯息。

过不久就有各种传言说看到“超灵关帝像”出现的讯息，有的说曾在岛国某处跳蚤市场看见，有的说在某地树下看见，有的说在某间庙里看到一样的神像。阿豪看见报道都跑去查看，结果不是无中生有的不实报道就是别的关帝像，根本不是阿豪家那尊。

慢慢地阿豪也死心了，他们的生活又回复之前的平静。似乎一切也过得平安顺遂，工作依旧忙碌充实，孩子的学习也依旧不错。

五

过了半年，有一天早晨，阿豪起床要去洗漱，竟看见那尊消失多时的关帝像就放置在自己房里的小梳妆台上。一双神目依然炯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箭步上前把神像端起，双手微微发抖，坐在床沿久久说不出话。

秀珠从厕所出来看到他那副模样，笑着对他说：“关老爷是我藏起来的，希望你不要生气。自从大家知道我们有这尊神像后，不停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快喘不过气了。以后神像就供在房里不要声张，除非你准备搬家。”

阿豪知道前一阵子一家人被陌生人打扰得不胜其烦，也知道秀珠藏起神像用心良苦，只是不免有点怪她把自己蒙在鼓里。

秀珠说：“我不瞒着你，你会配合演这出戏吗？要不是你这些时间垂头丧气，若有所失的样子，别人会相信我们家的神像不见了吗？”

“但安平说神像要供在他指定的地方才灵呀。”

“安平也说人要知足，你供关老爷是为了求什么？求平安还是让人不停来打扰，是求生活稳定大家健健康康晚上睡得香，还是一心想大富大贵却天天患得患失？”

阿豪知道答案是什么，就把关帝爷像供在房里。他想，其实每个人心里也有一尊神像，灵不灵存乎一心而已。

(2023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源》杂志

优秀文学作品奖 2024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散文。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散文（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4000字左右。

投稿：即日起至2024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

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源》杂志长期征集关于新加坡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

投稿方式

式，以便邮寄杂志。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源》杂志邮箱，并在文末请注明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文稿至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宗乡总会奖学金

SFCCA Scholarship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24 – 10.07.2024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643 6475

✉ admin@sfcca.sg

🌐 <https://www.sfcca.sg/sfccascholarship>



陈国士作品《一花一世界》纸上混合媒体 110x80cm (2019)